

薛文清公文二



續中州名賢文表

續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四

宛平

邵松年

伯英

薛文清公詩文集

序

送郴州守呂希召還任序

皇明方制萬里雖遠州下邑窮山深谷之民視之率如輦轂之下凡選用民牧必得其人不以輕授郴州為湖廣之屬郡在京師西南數千里外介乎荒服之間其地遠矣呂君希召前自尚書戶部員外郎往牧其民不知者皆曰郎官顯秩郴州僻地易此居彼得無幾微于心乎其識者曰

續中州文表卷四

一

不然聖明篤一視同仁之德地雖遠而選授匪輕呂君必能仰體上意盡心所職矣及今幾年呂君果以課最見考天官而俾之還任朝之大夫士與希召交游者咸嘉其能相率徵文以贈其歸嘗觀韓昌黎送許郢州崔復州序大意謂為郡者租賦不可不均下情不可不通蓋租賦不均則民有流逋之患下情不通則人有鬱抑之憂是二者誠長民者之所當知也今呂君牧遠僻之郡而以課最見稱得非盡心于租賦人情間而均且通乎今之歸民戴之愈久愈親租賦或均矣呂君益當毋憚煩劇視民皆如赤子不使有徧徇之私情或通矣益當詢察疾苦隱伏毋使有

一毫之壅漢制治民有勞效者多入補內職呂氏出牧遠民即以治狀稱厥今法古用人呂君入仕之顯將漸及于是哉

送通州楊同知還任序

吾郡楊文振同知通州今六年矣通為畿甸之地居水陸之衝素號繁劇難治而文振優為之屢考屢最果何以得此哉蓋文振之為人恬靜不務聲譽事至應之而已未嘗先事妄有所為以溷民故通雖劇而治之常有餘力亦猶庖丁解牛而各因其理也其可謂善于治劇者矣因是觀天下之大好靜者民之情使任守倅令長者皆能因其情

而靜以治之養之而不闕其生教之而不拂其性熙熙然使各終其天年則俗何憂不古若哉奈何俗吏不知此類皆舞智釣聲煩其令使民不得息屬其威強人所難從至于極而眈眈然以軋其長則曰民難治有如是哉亦莫克省諸己也余因文振之治通有所感故并書此以為天下長民者勸云

送侯編修序

昔楊少尹巨源以國子司業年滿七十去歸其鄉昌黎韓公引漢二疏事序其歸至今其名赫赫在人耳目更久愈彰是雖楊侯之賢亦由韓之文高絕古昔故人得以喜稱

而樂誦之也今翰林編修侯公初以國子學正陞監丞再陞今職乃掌前事一朝亦以引年將歸太學六館之士咸嗟其老而惜其去鄉人進士石均瑁率先謁余文以贈其行夫以侯之賢固無愧于楊而余之文則非韓比亦何足以揄揚侯公哉雖然侯公之德之才見于數歷仕途人所耳熟目識而心醉者固已昭晰于時余皆置弗論姑即古今事論之昔二疏之去有贈金之惠車馬之送而楊司業之去則有無不可知楊司業之去當時丞相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而二疏之去則不聞有是事侯公居太學者數十年官滿有陞秩之典有褒封之物寵渥優厚及其身家誠曠世之難逢不知疏楊當時有是事否韓公謂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侯公之歸荷累朝之榮過足以起為善之心屬七十之引年足以息躁進之志是其可以為法于鄉閭者又豈特楊少尹不去其鄉之一事歟

揭氏族譜序

古之氏族或以字或以諡或以官族或以封邑皆所以著其世也逮年歲綿歷之既久居處變遷之靡常由是族愈遠而愈分愈分而愈疎甚至總功之親未絕而相視若途人者有焉此仁人君子不能不慨然于篤恩重倫之義而譜牒之所由作也監察御史揭君孟哲手其族譜一編示

余且曰譜吾所修也吾家故有譜然厯載既久漸至舛闕今吾因而修之略于遠非敢忽也缺所知也詳于近非有偏也備所及也又曰原吾所自出一也由一以降支分條布雖天秩有疏數而流通之脉無異致自三年殺而期期殺而大小功大小功殺總免絕一之流至此勢不同而理同觀吾譜者可以慨然于中矣余謂天之生物一本人各親其親乃天理也自宗子之法廢而疎戚以清理以之微也世有能卓然自敘其宗以昭其前而垂諸後者可不謂仁人君子乎觀孟哲之修是譜也缺所知而詳所及一本之傳疎戚之序源委森然使其子孫族姓得有所考于以光祖宗悠遠之德予以衍嗣緒無窮之傳其于篤恩厚倫之助豈淺淺哉余姑書此以復孟哲至其氏族之出官闕之顯備于首序茲不復贅云

送國子生黃勉序

農不為艱歲而忘其蘆菘之功無熟則已一熟則收必倍士不為未達而忘其進修之志無成則已一有所成則就必大自古賢人君子時或未至雖抱負其所為屢進屢抑者有焉如韓退之號為文儒宗主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然當其未遇時尚屢挫于所司况其他乎哉廣昌黃均勉其先大夫嘗贊政大府有聲均既得家庭之教而又游邑

庠從良師友以廣其學既而以其所有進試于鄉闈屢進
屢不捷恒人處是鮮不形諸色辭而非乎人均則曰我之
學實未至也非有司之過焉由是益勉厥所為而不怠逮
今年春所司以均充貢大廷一舉而捷例送南京國子監
卒業將行其友監察御史陳嘉謨來索文以贈之余嘗言
農不忘所業而收必倍士不廢所學而就必大觀均之為
學即勤蘆蓑矣始雖未利今則駸駸乎有成之秋太學又
英賢之淵藪而均翱游乎其間殆見耳薰目濡心融神得
日增所聞知若聽九奏于洞庭之野閱狂瀾于大海之中
則他日所獲猶大田登而所獲無算爵祿之來其可辭耶

卷四

五

君其益勉之以需其至

送房子新歸洛陽序

孝友出于天性之真而人每不能克盡其道者淪于習俗
奪于物誘也有能卓然盡其道而不為二者所移得不謂
之賢矣乎余自為進士時往來洛陽道中嘗經今監察御
史房君子儀之館時子儀尚為進士與其兄子新友愛尤
篤一門之間孝弟之風雍如也又七八年子儀拜官內臺
子新由洛東下大河北達鄜邠沿衛東鶩上路水以抵京
師與子儀會于寓舍晝則道舊故奉觴相埒夜則秉燭相
對若不能退寢者怡怡愉愉之情發于中達于外既而子

儀將西按關陝而子新又念其母氏倚門之望亦將歸洛矣戒裝在途余與子儀同官諸公追而送之都門之外且告之曰世有帛堆其庾錢積其藏號為富室大家而乃淪誘于物欲習俗處父子兄弟之間悖爭鬪閤之聲日聞于人其獲罪于名教甚矣是亦何足稱道于士君子齒頰間哉子新在家庭時既已篤于孝友子儀游宦京師子新又奉其母氏之命浮走水陸來展情好既而復將歸慰其母氏不為習移不為物誘于房氏兄弟見之子新行矣子儀關陝之行亦將使道拜其母氏于堂子新其飭子弟釀酒醪具甘旨以需子儀之上壽

卷四

六

送張僉憲之任序

監察御史張均叔潤以進士擢官內臺內之振舉風紀外之巡歷郡邑以至奉命仗斧督察山藪之奸妄安里閭之良善率皆秉公直矜恤之心以推行其素所蓄積要使國家仁柔萬物之意默寓于詰姦禁暴之刑由是在職僅逾兩考而能聲敏行已振耀乎人之耳目今年春藩臬以缺官狀上詔廷臣各舉所知賢以補其員叔潤遂為大臣所推薦授江西僉憲余嘗謂官無崇卑惟得行其志乃士君子之所願况憲秩既不卑而又得按劾奸貪扶植善類有秩任之榮而得行其志叔潤兼而有之是其荷受不輕

而重也較然矣雖然御史按察雖有內外之分其事則一
叔潤為御史既克盡所當為今之往但當持其心如在內
臺時加之以協和使副使意不專而事久愜以至巡歷之
方益當如昔人之為提刑雖荒崖絕島窮山深谷緩視徐
按剔去牟蠹保惠良善使單民弱婦咸得伸眉吐氣而不
為豪橫所頓挫遏抑又見叔潤之聲克滿大江之西斯不
負國家之所擢用矣叔潤其勉之

贈司訓王秉節之任序

莫難于為人師師者所以覺人之暗正人之邪而後學所
取法焉者也故夫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謂之可

則非盡于此者也况于溫故知新有未能乎孟子亦曰人
之患在好為人師為師非人所當好以明為師之不易則
視之易而冒為之者又非亞聖之所取矣吾觀厥今國家
養育人才以需公卿大夫士百司之任用其原則悉本于
學校學校則責在師儒故師儒得人則學子有所取正法
式開其識而廣其才由科貢之途進而備國家之器使者
累累焉師或非其人則為弟子者貿貿然若問道于盲借
聽于聾窮年累月矻矻然雖勞其心力而竟無一得欲求
其才之成而備諸司之器使難矣哉先人教馭陵時諸生
固多俊秀而王均秉節則為老成之士又居諸生之首焉

厥後秉節貢諸澤宮益增其所未至聞見日益廣遂從羣士試教職之選于大廷名出而秉節又為首冠遂授南宮司訓余謂以師道之難而秉節以老成之士居之其尚益思其不易謹其言行而為諸生之儀式勤其講授以啟諸生之蔽惑俾才器之成如金之就範冶木之就規矩他日人才之出于南宮者珠聯璧合彙進于明時則秉節于師道之難者克盡所難殆無愧于孔子之言而不至如孟氏之所譏矣秉節其勉之

送陳庭訓歸青田序

陳庭訓少從其先君子宦游四方及其先君子棄世乃與

弟四人奉其母夫人歸養于青田之故鄉庭訓孝友之名聞里閭間籍甚今監察御史陳君庭詢則其弟也庭詢既以文章取高第得美官而青田去京師將七八千里庭訓與庭詢別又五六寒暑矣一日庭訓奉其母夫人之命挈舟來自大江之南視庭詢于京師相與論故舊懇懇瀉瀉不能已晝不足則繼之以燭或道其先君子之官迹則因以興無涯之感或道其母夫人之深愛則因以起望雲之思或誦夫鵲鴒之詩則相勉以出處之慎言雖諄復皆出于友愛真情而卒歸于天理之至正會合曾幾何庭訓重念母夫人之高年而歸愈動矣戒途有日君子于庭訓為

子而能孝于其親為兄而能友于其弟既孝且友得人心之同然者感于人宜其名動里閭而見稱士大夫間昔張仲以孝友見詠于詩人流譽于後世况庭訓生逢當盛世詩人墨客所在林立庭訓之歸道途所經舟車所掠吾見詠庭訓之美者所至若啟蟄之雷連乎其聲有不可遏殆與張仲之名同傳之久遠矣歸見母夫人更為道庭詢守官之清慎以慰其倚門之望

送陳侍御歸祀序

親在而欲致其養親沒而欲致其祀此人之至情也國家以孝治天下人臣之仕于朝者親在得歸省親沒得歸祀

所謂因人之至情而立教者也監察御史陳君廷斌自拜官來于今八九年矣一旦請于朝將歸修祀事于其家命下廷斌告別于內臺所往來因相與屬余序以贈之余嘗與廷斌奉使湖南同處者累年雅知廷斌之篤于其親廷斌嘗謂余曰某不幸二親皆早世今幸藉先德之庇有列于朝欲以其祿致薄養于親固已無及矣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嘆也又嘗謂余曰人之不得生盡其養庶幾于其歿身有所立以其光為父母之光今國家方舉推恩之典他日或得荷寵光以歸貴二親于九原使歿者有知庶有以伸終天之報俯仰今昔六七年餘及余起復至內臺廷

斌已自荷國之光封其親如其秩今既得請以歸修祀事
廷斌昔欲報其親之志遂矣然廷斌得遂所願者誰之賜
乎蓋由我國家天覆臣下因人情而立教使人子生事沒
祭皆獲所欲而然也廷斌歸見鄉人幸皆以告之使為士
者各加修勉以膺國家之寵光以報親恩之罔極詩曰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余于廷斌有望焉

送柳御史守制序

人子事親而至于終于此不用其誠烏乎用其誠誠者發
于中形于外悲戚哀痛之心出于天性而不能自己者是
也聖人因人心之自然定為中制使賢者不敢過雖不賢

卷四

十

而不敢不及故初終有安厝虞祭之禮漸遠有小祥之日
終也有大祥之期至于中月禫而終事畢矣聖人之中制
所以為萬世法程者士大夫謹守而不敢易焉柳彥輝氏
為進士在京師時常念其母夫人之年每望東南之雲即
神魂飛去及擢居御史方思秉忠效節以為榮甫及三月
而母夫人之訃音至矣彥輝即毀瘠若不能生者遂匍匐
而歸余與同官倪君陳君及內臺諸公既相與致弔又勉
其節哀順變以襄大事彥輝遂攬淚就途余觀人之大節
無踰于忠孝未有厚于孝而薄于忠亦未有忠而不本于
孝者也彥輝在游官時既能思其親不置及遭大故而悲

哀疾痛之情有足動人者今之歸也又將盡誠于窀穸虞
祥禫祭之間守先聖之中制而不敢過與不及其厚于孝
者可知矣三年釋服入覲修職業立事功于時又將以觀
其忠焉

送趙司訓序

沔池趙以澄之先君子由科目進身卓然為人師者數十
年以澄得家庭之學余與之同領永樂庚子河南鄉薦明
年為辛丑余忝進士第以澄則退益所學于家今十七八
年矣余自承乏風紀以來德不加修學不加益以澄則處
閑靜中涵而蓄之淬而厲之學益積行益進才益銳以余

卷四

十一

十七八年日怠之學視以澄十七八年日益之學其相去
遠近淺深高下蓋可知矣此余每接真儒碩士未嘗不發
愧于中而重以澄之有成也今年春以澄抱負所業而來
獲與千百人偕試于春闈遂中乙榜有涇州分教之命夫
以澄以清修之士積久之學一旦發而見用于模範之重
涇之士得其所依歸哉雖然余予以澄重有告焉昔之所
學以澄之自得也今之為師以澄將推所得于人也孔子
謂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竊觀
世之為師者己未有得固無以淑諸人或有得矣又率
多負恃其才詒詒然有自足之色否則靳其才而不肯盡

心于教事得非孔子所謂驕且吝乎師道至此良可慨嘆以澄學成已成物之學固不至此然猶願以澄深以是為戒謙虛而恒若不足勤勵而思以及人身教言誨俾涇之士子勉勉不忘所從事他日在門牆者隨其才器皆得有所成就異乎尋常之為師則以澄之學進于余之十七八年者不惟見其自得又可驗之及人而足以克肖乃先君子之賢其家聲亦將震耀于永久矣是為序

送馬司訓之任序

正統元年春二月天下士抱負所業來試南宮者僅千人主司既取百人為進士又取四百餘人為乙榜進士與乙

卷四

十一

榜必其文皆通粹合格始得與其數否則置不取謂之下第然登進士者率多至大官乙榜則悉授以師範大官以其道澤人師範以其道教人是其職雖有崇卑而所以裨贊國家之治則一也尋常之情類多重進士而薄教職其所見亦偏矣哉吾友榮澤馬士賢耽嗜經籍薰酣義理今年春獲與南宮之試遂得在四百人之列有陝西徽州分教之命儼為西偏之郡與邠岐秦鳳連接其俗土厚水深士生其間率多魁梧質厚不為浮薄之習苟率之以正教其負重致遠必多可觀之器士賢以中州之俊秀業庠序泮宮間厯鄉闈南宮之試名亞進士之列有師之尊有道

之重今之往其可不思所以啟迪其人乎德欲其修學欲其進皆啟迪後進之矩範也士賢能留意于是乎異日徽之人士成德達材而備國家之器使者布在百司澤下及人則士賢以道教人之功又將推而為行道澤人之效彼一偏之見輕重乎二者之間又果足為定論哉士賢有英志既得教職而又居西偏之遠郡余故書此以解之使不為偏見所惑云

送劉僉憲之任序

余與劉均敬為辛丑進士當時同登者蓋二百餘人于今已十六七年矣官跡升沈出處參差豈非窮通皆有命存

卷四

十三

其中乎然窮通自為窮通而非人所能為窮通也劉君為御史于余為先進其為人謙謹敏達平居與人處退然不自滿若易可為人所動者及其于義之可否則毅然若萬夫之勇不可以私奪至其所糾彈視其人如何初無所避忌由是勁節能聲大為中臺諸公所稱道聖天子龍飛之初進退藩臬大臣擇人無間秩次惟其人則拔使居之劉君遂陞四川按察司僉事蜀人之游宦京師者咸謂蜀地僻遠民苟不得其直自理為難惟憲臬得人則雖窮州下邑荒山深谷之民皆得伸其抑而達其滯劉君以如是之才而居吾邦之憲臬吾蜀之民又焉有不得直者乎于是

相率來請文以贈之余與劉君以同年同官之契雖蜀中諸公不有請猶將贈以言况其請之勤乎蜀自昔稱為沃土大郡知其郡者若趙抃張詠輩皆有聲於當時我皇朝混一寰宇篤近舉遠雖遐陬僻壤視之如輦轂之下况如蜀之大郡乎是宜選用岳牧必慎其人而憲臬又為綱紀之司非岳牧者比而劉君以選者居之其必大有所設施滌濯奸污慰柔良善條章布于几席之上而今自行于萬數千里之溪山劉君聲稱之美將與古人頡頏而蜀人得其直誠如蜀中諸公之所論矣夫以二百人同登升沈出處不齊而劉君得其通者之一乃有內外憲臬之顯揚豈非君子之幸歟然命之通固幸矣使非以義制之則清議將有所指摘吾恐命雖通而亦君子之所弗取也唯劉君不然在內臺時既有聲蹟今之往也又將如蜀中諸公之所期望命之通而不失義之正者其惟劉君乎余與劉君有交契之好故于蜀中諸公來請既告之以命復申之以義而因以寓忠告之意云

送建昌尹陳繼賢序

昔明道為邑嘗書視民如傷四字于座右夫以大賢為政必視民如傷則其慈良惻怛愛民之心出于至誠而自不能己者為可知矣今之為令者曰字民字者養也養民而

能以古人之心為心則民焉有不得其所者哉南康為江
右之名郡建昌于南康為大邑昔濂溪以道學為二程之
倡紫陽以道學接二程之傳二君子皆嘗宦游其地則其
流風餘韻被于里閭入于人心至今必有尚未泯者士君
子幸而受聖天子之明命往字其民夫何為哉亦惟景行
前哲推慈良惻怛之誠心以及其民焉耳衡陽陳繼賢氏
由科目進士初知沛縣後知睢甯皆有惠政今丁內艱起
復知建昌建昌張惟明登進士與余為同年為御史與余
為同官喜得繼賢氏知其邑也來徵言以贈其行夫明道
大賢也其為邑無逾于愛民如傷南康又為道學君子過

化之地周程朱氏同一道也繼賢之往復何待于他求也
哉亦惟質諸簡冊詢門閭故老求周程朱氏所以設施者如
何所以愛民者如何苟能企而慕之又以程子所箴戒者
書于座右時自省焉則慈良惻怛之心出于中及于民油
然而有不可遏者矣余既以是復惟明因以為繼賢之官
之規

送李廷賢之廣昌序

安陽李廷賢少登高科年未弱冠即為人師初任玉田司
訓懇懇教人于經義或有所疑必辨析其所以然必歸諸
至當而後已其門下士由科目進而備任使者前後相望

官滿調官真定府庠真為大郡而郡博又為屬邑校庠之所儀觀廷賢能慎所操持教人之功尤加勤于在玉田時今年春天官最其績陞授山西廣昌教諭京師之交游咸來徵文以贈之余昔侍先人教玉田時得與廷賢交情好最密雅知廷賢擢舉比振木鐸者今十八年矣其所至教有成績而人材輩出今又陞典廣昌之教廷賢必能移所以教玉田真定者以教其士子行見山右之膺薦書掇巍科者皆出于廷賢之門昔胡安定教授蘇湖間因人成就故弟子見用于當時者或治水利或治算數皆有實用廷賢教人之蹟既歷歷在人耳目今之往益當思前賢所以

卷四

十六

教人者必求實用不事空言他日弟子散在四方不徒循循雅飭不問可知其為廷賢弟子又皆有實用如安定之門人而廷賢善教之名與之同為永久矣廷賢其勉之

送鄞縣張大尹序

國家重親民之職數選京官之有才望者出補其缺誠以民之飢寒疾苦守令皆得親察其情而軫恤之為之長者能以父母愛子之心愛其民則民焉有不得其所者哉吾友清江張公始以進士擢官御史嘗按歷江南端謹清白之行洋溢人耳目其在內臺則又議論懇切人望其儀刑可知其為君子未幾丁外艱起復方值國家選京官補守

今遂知浙江之鄞縣鄞大邑也戶不下數萬家而其侈富者或兼併侵漁小民至不能有以自立所貴乎良有司者為均其利而使豪橫不得以肆其志貧者亦得以遂其生公于南方之土風素所詳悉又以風紀老練之才治此大邑誠欲推父母斯民之心以仁其民必先去其蝥賊如前所云者可也公可不留意于此哉古之將大用其人必試之治民我國家立法用賢必古之稽近年京職之為守令有聲于外任者往往徵補內職公輟風紀之榮膺民社之寄建事功馳聲譽入膺顯擢之漸將兆于此行慎勿以出入遠近介意而迨所事也于是乎書

卷四

七

送陳御史致仕序

全節人之所難全晚節尤人之所難君子之仕也秩顯于身名加于時而或為外物之紛華幻惑移其素志者有焉此全節人之所難也有能卓然不為前所云者易其心固能全其節矣而或年已至而猶不能忘情于進退之間此全晚節尤人所難也國家著引年之典所以優老養恬厲臣下之節至矣人苟及其年即自引而去豈非能全晚節者然哉陳公少有聲大江之西自登進士即官御史去來不離御史者將二十年其論列時宜推讞疑獄按厯藩岳疏通明慎勁直之節揚遠照邇而清白之行如良玉瑩潔

尤為人所推服不易其心而全其節者陳公真其人哉今陳公官滿九稔年亦七十人之于此亦孰不欲少緩須臾以冀所得而償所願哉陳公乃能欽服國章即自引去可謂無愧于養恬退厲臣下之義能全節于晚年者陳公又真其人哉人得于彼或失于此陳公獨能始終一節白首無愧豈冠繡服輝映里閭斯固足以見我國家優禮臣下如天之恩有不可名言者又可見士君子之出處去留必歸之義斯可為晚生後進盡節事君之法于是乎言

送太僕馬寺丞致政序

正統元年春行在太僕寺寺丞滎陽馬公有容以年將七

十拜疏于朝乞致政歸鄉里詔許之行有日矣太僕卿諸公咸謂公生值盛世自弱冠時已奮迹詩書致身顯仕其提刑南邦毗政大府以分符陝右皆有政蹟歷歷在人耳目間逮今日首饗其榮名厚祿三十餘年昔受先帝之命封其身及其先又得蒙今皇上之恩俾遂其子孫之養蓋公實荷列聖之寵榮其際遇一何盛哉昔疏廣受楊巨源以年老去歸其鄉當時後世相傳以為盛事况如馬公者仕以義退以禮其事與古人豈相遠哉又曰昔二疏楊司業去也不有班孟堅之傳韓昌黎之詞其事亦將湮沒不傳矣今公當國家全盛之日而得遂歸老之願其事美矣

不有篤古者文以張之亦何以垂厥美于不朽哉遂相率來徵辭以道其行余猶記侍先君子游滎陽時尚少已識公今四十餘年于公為故人是其去也自宜有贈况如太僕諸公稱道公之仕之去得饗其全福而追美于古人如前所云者則余焉得已于言乎雖然太僕諸公所以稱道公者至矣余雖重累其詞亦安能出其意之外哉獨以余識公者編于太僕諸公美談之後以圖其不朽云

送劉僉憲秩滿序

正統元年秋山東僉憲劉公九載秩滿憲僚諸公屬筆于瑄以道其行瑄猶記從先君子官游玉田時公已自為御

史巡歷畿甸瑄時尚少雖未及承顏接辭于公固已耳其風聲之清峻矣及其歸內臺按滇南按吳中按遼左馭歷內外幾十餘年勁氣直節磊磊落落震耀人之耳目而瑄亦得聆其隱隱之餘聲焉其後先君子官滿去瑄亦忝科名濫官風紀時從朝之賢大夫士詢及公之履歷則公已僉憲山東矣而談公之賢者則如出一喙焉今年夏瑄以菲才誤叨寵命來僉憲事乃始獲識公之面接公之談因而察公之心迹公之行則疇昔聞公之名與今茲得公之實若執符契以相合蓋無絲毫之差爽于是益信公之賢為不誣矣第以瑄晚進譎薄方將每事咨訪于公以冀寡

過之萬一而公又以考績將行則瑄之慕公得公識公而不得圖所願于公者其情為何如故因諸公之屬筆遂道瑄之重公者如此以為公贈若公之聲績久著于東藩名位行將陟于朝著則有公論在茲不復贅云

送劉憲副之任序

雲南古南詔地方數千里境與荆蜀百越接連俗尚獷悍自前古號未易治逮我皇明天覆海宇子育烝黎雲南雖去京師絕遠而擇人往釐一如輦轂之地由是人亦重慎勸勵人有讀詩書習吏事進士與上國士齒者比迹相望獷悍之俗遂變為輯柔之風正統元年冬藩臬狀缺員于

朝上命在廷之臣如例薦舉以補其職時山東僉憲劉公士清適考滿待選天官遂以所知薦陞雲南憲副或者以謂士清老成士雲南絕遠地是其往也甯無幾微于心哉余曰不然雲南雖遠而其民入版圖沐休澤者七十餘年雪霜時降疫癘不興人之去來乎其間者若東西州焉劉公茲行方將思所以上副聖天子擇賢才任風紀廣視聽決擁滯綏遠人之意夫何以遠近出處計較於其間哉厥今做古出入均勞之制任外官有重望者往往入補京職况劉公以堅挺之資通敏之識出入風紀者二十餘年今之往固宜年愈增而氣愈壯官彌高而志彌篤行見樹勛

績馳聲譽而有還轅結軫之期又豈久淹于南服哉劉公道出山東憲僚屬余敘余遂釋或者之言以慰其行云

楊氏族譜序

山東憲僉楊公手其所作族譜一帙求為之言余觀其敘厥次也斷自五世祖榮甫而下家世古今變遷與夫生仕出處始終既皆歷歷可考據而其本支疎戚又各有統屬聯系而不差一舉目而楊氏之世得焉公之用心亦仁矣哉且其五世之上略而弗書闕所疑也五世之下詳而不遺傳所信也疑者闕而信者傳與世之妄擬誇大其宗而援引附會疎略失實者異矣其用心又誠矣哉合仁與誠

卷四

三

因譜以示教自五世而至于十世至于百世公之子若孫咸能以公之心為心而儲善行慶以及無窮則公之宗其有不昌大者乎公以名進士為才御史自在內臺時已荷國家褒贈之恩延及其考妣逮陞今職而又誥封其身若家而公之進修方銳則所以焜耀其宗增光斯譜而貽教後嗣者又可量乎公之家世具見譜系矣茲不復贅姑書公之所以用心而足垂于後者以還之

贈僉憲袁茂實考滿序

按察古監司也上之疎通壅蔽俾一方之吏治得失生民休戚無微不達下之扶植善柔鋤蕪強暴屏斥奸貪表拔

貞廉洗雪寃滯無民不安而又籌度天下之政酌以古今之宜苟有所知見必形諸建論是其職與古監司埒而又
有言責繫焉任其責者必有剛果正大之德而又輔之以
卓特明敏之才始為不負所任使類非依阿澆忍昧于事
理不能為時之重輕者所能舉其職是以國家簡任按察
必于內臺秋官中拔其素有望譽者以任其職視他任使
尤慎且重山東按察大臬司也衣公茂實由尚書刑部主
事有能名擢僉憲事今九年矣所謂剛果明敏之德之才
蓋兼有之故其巡歷部屬必嚴必勤蒐詰奸慝遏抑豪暴
疏滌枉滯洗濯善柔凡可以去害澤物者為之不厭若飢

卷四

三

渴之于飲食累數風紀之事公獨得其近而切者克舉所
職真其人哉公考績行有日憲僚諸公屬筆于瑄以贈遂
書風紀之重如此而公能無怠于心無隳所事而又進于
明銓衡之下其聲蹟大小輕重自有公論者存進秩將自
此始異日畢舉風紀之大而難者非公其誰望

李氏族譜序

譜牒之作所以重本始別親疎正倫理篤恩愛仁義之道
備焉故士大夫苟有所作必慎于傳信而不敢易其事山
東僉憲李公廷珪念其先世培浚本原引滌支條者遠有
所自懼傳世久遠或失其次而無以篤親親之義于是自

其高祖秀以下凡接于見聞者靡不紀錄其用心亦勤矣哉吾因考其世自秀以上世居洛陽至秀始徙居偃師二縣皆洛傍邑也秀生敬瑞敬瑞生希聖希聖生五子昭煥彬明泰泰字文中即廷珪父也文中先生少以經教授鄉里名聲大彰徹一時數為人所推薦或仕或否竟不至于大顯卒老洛涯有詩集傳于家庭珪得家學累官至今職卓卓有立生子泰泰生清白此其一支也文中先生四兄各以其系具見于譜李氏之世亦盛矣哉是譜也既皆廷珪得于聞見而可信者使其子姪宗族一寓目而咸得其世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各幼其幼孝敬慈愛之風永久不衰則李氏之世愈遠愈昌所謂仁義之道備于譜者于是益可驗其實矣李氏之子孫其永保之

送太守楊廷實序

往年余承乏御史丁內艱歸山右則聞知趙城楊君廷實有善政及余上京師道經其邑則見廷實正己馭吏推愛及民興學養士凡為邑之務先後緩急本末鉅細靡不具舉益信廷實之善政非虛語及余在內臺廷實考績來天官藩臬以其治狀聞于朝又為所知推薦遂陞知南廣方上道聞其母夫人訃弗果之官逮茲制終起復河間郡博秦如圭徵文以贈之余謂廷實登科為名進士出宰為賢

令尹曾未幾時而善譽于人人遂有領郡之命廷實雖未到官得試所設施然以其已驗之效推之吾知為邑與為郡地雖有大小民雖有衆寡而治理又豈有二乎哉向使廷實得臨南廣之民則其善政之流行亦何異于為邑而澤可遠施則有加于昔矣方今聖天子屬精圖治簡任賢能惟所宜為不拘秩次廷實之行其見用尚未可量惟始終一節忠乎國而愛乎民偉然為時之名臣則余之知廷實者益無爽矣是為序

送黃布政致仕序

山東右布政使黃公自吏部郎官陞秩而來其為政務持

大體不為苛察曾未踰年而敦厚謹信之行孚于大僚宏廣惠愛之風被于民吏衆方仰公久于職而公屬以國慶如京師不謀于朋友不告于左右遂上章乞致所事厥既得請復便道山東將旋歸于大江之南余因而歎曰人于一資之榮斗斛之祿猶不能無縻于心公以郎官之顯膺旬宣之重秩與內六卿相埒祿不下數百石有地方數千里而年又未至七十乃超然引去公之賢其遠于人哉公曰不然自百執抱關擊柝之吏皆常職職有不修不當冒濫祿秩以貽素餐之譏吾年雖未至而聰明筋力漸不逮人恆以位踰于德食浮于事為懼幸逢聖明優禮臣下之

恩如天覆地育而不可勝載凡人臣年雖未滿七十有可去之狀者亦聽其去吾是以懇懇焉果獲所願將以尋吾舊鄉之山水邱壑以釣以采以嬉以游以樂吾桑榆之年得免所謂素餐之誚幸矣尚敢以引去為賢哉余又丙歎曰世有不度所能不冒其職而忘其事亦有年已至而尚耽嗜榮祿眷眷焉而不肯去者視公存心為何如而公之賢果遠于人哉公行矣將見士大夫彊而方仕者法公位踰于德食浮于事之戒莫不盡其忠而修其職老而可去而進退之義皆可為人之儀矩公之賢遠于人益信矣憲僚諸公咸重公之歸而屬余言遂書此以贈之

卷四

五

送李參政致仕序

江右古文獻之邦名人鉅士習詩書尚行義進足以有為于時退足以表厲其俗繼迹史氏代不絕書若歐陽公陶元亮輩文章政事高風清節固已名當代而垂後世士生其間襲餘風而景賢範者累累焉山東參政李公江右人也詩書是習行義是尚生逢盛時出其所蘊奮迹科目歷職郎署參議河南廣東兩大藩曾未終考聖天子采大臣薦舉之公議陞擢今職公既祇命就官盡所以報稱之道以年滿七十于義當去遂上章乞致所事詔允其請乃拏舟將歸大江之南憲僚諸公屬筆于瑄以序其行瑄因念

始就河南鄉試時公以叅議適知貢舉瑄既忝科名荷公知尤深逮今二十年矣瑄猥以菲才由內臺承乏山東憲僉而公又陞秩來叅大政每追陪旦夕視公為先輩成德方將事事諮于公而決其可否而公已引去矣是其私情能無望于公乎雖然公之自處審矣績其學出其有進仕于強壯之年于以忠乎君而愛乎民義也慎其止謹其退乞身于耆邁之歲于以全其名而勵其俗亦義也進退一揆于義而立身求無愧于士君子出處之道蓋由其學有所得聞江右諸賢之風而興起者古所謂豪傑之士公其人歟其名世其垂後固有在矣若夫故鄉之溪山林麓足以資扁舟杖屨之嬉游賓友琴書足以供風晨月夕之笑樂是皆怡老之佳致而公之歸固自得之茲不贅云

送黎叅政致仕序

逾嶺而南皆古百越之地延袤數千里危峰穹壁長溪大壑相與削拔迴環深窈莫測奇草異木生其間者榮凋花實率不以時循嶺東南又皆大海瀾漫旋繞每晝夜晴霽涵星斗浴日月水之百怪靡不軒豁呈露至颶風或作則濤波洶湧噴薄盪摩霆轟擊聲震山谷其霧氣瀾洞軫轆茫無畔岸洲島雜國若扶南真臘黃支婆利國之屬動以萬計而四時溫涼蒸爍之氣發作無節故居人行旅將

息之道為難今山東大叅黎公嶺南清遠人也自讀書筮仕出入中外多歷年所官已達矣一旦引老將歸其鄉藩臬諸公有以嶺表山川風氣之異如前所云者為黎公告且重其歸而勸其擇地以處焉黎公曰不然吾家嶺外舊矣封樹成列先祖之邱壠存焉閭里如昨童稚之交游在焉今之歸方將薦蘋藻以伸罔極之孝思具樽醪以款平昔之親故又烏以風土之異移易吾之心哉余謂不忘所本孝也不遺故舊義也合孝與義可謂篤于人倫將不擇地而安矣風土之說誠不足以動念

歷亭送別序

卷四

七

濟水出太行之王屋山伏流出于濟源又伏流東走數千里散見于岱麓柏崖渴馬之山至濟南遂有泉湧出名趵突泉之流或派而為迴溪駛瀨或滙而為巨浸平湖經帶城郭北合清河以入于海其南多美山層峰峭立連巒起伏直與梁岱龜蒙徠徠長白鄒魯海上諸山聯絡角立相望泉之北渚有古亭遺址巋然尚存即杜少陵與李北海宴集處所謂歷下亭也遠近山光水色浮搖潏灩其上下葭蒲荷芰紛披燭耀其周阿蓋濟南得岱麓山水之勝而是亭又得濟南山水之勝以故往來為古今游觀者之所適正統四年夏金谿王君昌間由監察御史擢陞山東憲

副其尊府春官學士公之友劉文謹適以事至京師從憲
副君來濟南聞是亭之美間往游焉則愛其山川花草之
清麗徘徊終日眷眷然若不能去者既而戒行有日復取
道亭下諸公咸賦詩以贈而屬余序余謂文謹行千里而
來一無所求獨能訪古蹟而適意于山水物象之觀因是
知憲副君所與必良士而學士公取人之不苟也篇什既
具序以識別

送孔節文分教徐州序

職無大小皆天工也能修其職斯于天工為無曠顧可以
職之崇卑勤怠其心哉闕里孔君節文宏厚而有容簡重

而不泄勤于問學敏于文詞有先師之餘韻流風去年秋
一舉登名鄉薦今年舉天下士試南宮登進士第者一百
五十人節文名列次榜有分教徐州之行節文欣然拜命
將就道余往送之曰百職所司既曰天工分教之職有師
道焉賢才之成恆必由之以師道而成賢才職雖非崇顯
其于天工不亦重乎節文之往當思師之所以為師言必
出于道行必由于道教必本于道以是修己以是淑人俾
士子非道不知非道不行異日出而為世用必能擇其道
以忠乎君而愛乎民夫然節文于天工又何曠哉世有位
不滿其望者往往怠其心而慢其職亦莫顧天工之曠否

也視節文安于所得而盡心所事為何如余因是知節文蓋能守其先家法益可賢重云

送浙江趙大參序

今布政司為國藩維即古方伯連帥之職上之朝廷大典禮大政令所以一民俗正民心禁民非者皆欲宣布而遵行之下之方數千里之地連百十郡之民所以察吏治恤民隱固封守者皆欲其飭理而申嚴之而又時與監司戎帥協議濟時之要務以仰副聖天子仁柔遠邇綏安海宇之心是其為國家之倚重繫一方之休戚外百司蓋莫重焉故著令選用藩維必使廷臣推舉通經術知大體公忠

卷四

三九

廉謹才足有為而又敷歷內外聲績著聞者以擢任之正統八年方岳狀缺員于朝詔廷臣如例推舉有以給事趙公冕名聞者公素為上所簡知遂命為浙江叅議行有日給事諸公謂予宜有言以贈予獲與趙公游舊矣公以明經中甲午河南鄉舉首選篤實寬裕之資潔白修謹之行人所推服其典教山右能舉聖賢教人之法作興士類士服其教出而為時用者甚眾及兩任給事小心慎密事上盡匪懈之忠當官無回互之失經術才行著績內外者克有之是宜有今茲之峻擢焉公行矣宣廣德意修舉庶政與凡濟時之要務皆公之事也尚當推其已試之能勞心

焦思知無不為為無不當俾東南連城數千里官知奉法
民知樂生內治益修外患不作將隱然為藩維之重臣思
不負國家選擢倚任之意是亦諸公之所望也若徒曰有
方面之榮耽其祿而忘其事予知公必不然亦豈諸公之
所望哉以予與公故舊于贈言也前以頌而後以規

宜人孫氏壽辭序

洪範九五福之疇而壽居其首傳謂有壽而後能饗諸福
信哉斯言也嘗觀諸天地之運化人稟厥賦于儲精之始
氣之長短而人之脩夭自焉是以或得其上或得其中或
得其下莫得而齊間有值其氣之長者由中壽而至于上

卷四

三

壽饗福源源而未已豈非人之至願哉宜人孫氏東郡良
族來配錦衣衛戶侯王公鏞克孝克順克慈克教中饋之
行日彰戶侯沒者若干年矣宜人撫育厥子鍾卓有成立
是肖是賢暨厥婦孫備養弗違宜人壽登八十矣而氣貌
日強駁駁乎上壽之域得氣之悠長而饗好德富厚康甯
之福而未艾者宜人之謂歟子鍾喜其既壽冀其不衰來
求辭以祝之則為之言曰賢哉孫母鍾氣之元柔順是則
克配名門中饋是修內行彌敦夫荷寵錫厥推惟恩歲時
命服載章其身教子有立行義著聞就養備至洎厥婦孫
母年雖邁母顏猶新既壽且祉繁樂欣欣子心既悅子孝

孔純祝母遐壽逾百其句我惟纂辭以相其勤

贈萬太守秩滿序

余忝辛丑科名今將三十年矣當時同登進士二百人列在廷臣陟居藩郡者前後相望其聲實卓然數厯愈久而事業愈茂者蓋可數焉今平陽太守萬公以江右文儒之英一舉而進于二百人之列及任南京都察院福建道監察御史能以風紀之節自砥礪其論事急于大體而緩于碎微議法雖輕重不同而必要諸平恕糾治必以實而不過為增飾事長官顧自處如何不隨其意為俯仰遇吏卒端已率下不假與辭色一時臺官雖趨向不同咸推服以

為能九年官滿朝廷方選京職之有聞望者以補郡大臣文章薦公遂陞知浙江嚴州府嚴東南大府也小民散處下邑懸隔幽遠苟有不得其宜鮮能以情自達公至之日推誠以通上下之情令修于几席人自得于海山千里之皆翕然稱其有古循良風未幾以家艱去官及起復來知是府公因其俗而行之以寬簡府屬僅四十地方千里民以萬計無追呼之擾而事皆集無凌辭之察而訟自清無徵集之煩而民自勤無督促之嚴而士自勵聲稱之美甚于江浙先是屬邑之民聞公滿期將近則皆奔走懇留于藩臬上官不約而同者數千人公固辭焉所謂聲實卓然

數歷愈久而事業愈茂者公其二百人之表表者乎公行
有日絳守王汝績以余與公同年也來徵辭以贈之余遂
書公之事業著于郡守者如左即是以推陟明之典公論
有所在而其數歷遠大之績又可量哉

贈知韓城李居敬序

韓城古韓國也居河山之間地廣民衆先時為邑者率多
與吏民不相得連以是去人皆謂其風土剛勁民好伺察
其長之失而中傷之鬪陝邑之劇而難治者必曰韓城云
今令李公居敬以鄉貢進士來知是邑始拜官時人皆以
韓城之難治如前所云者為言居敬不以介意及到官痛

刮剔官府里閭宿弊潔身以先之祿食外一毫不以漁民
自奉甚儉至馬不食粟澹如也檢飭吏卒非公故不得出
縣門人以賄交者悉皆拒絕民有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
忠信敦本厚俗之道辭氣懇懇出于誠實民為之感動信
既在民凡事不待督促而集賦稅以時里閭無事居敬在
官始終如一日由是僚吏民庶皆服其廉公聲稱之美著
于遠近及九載考績將去民恐失之不約而合辭乞留者
千百人藩臬以其狀上朝廷以民之安之也陞秩俾還所
治居敬固自持不易民之信愛益深予謂天下古今人心
一也謂獨韓城之民難治者豈理也哉吾以誠感其民

亦以誠應吾以智籠其民民亦以智應猶影響之于形聲也竊怪長民君子誠之不足而歸咎于民之難治殊不知自求其誠使持身之廉處事之公一出于誠人將信愛之不暇又焉有不可化之民哉韓城之民前日之民也何前日之難治而今日易治乎由居敬知民不可以智籠可以誠感故其持身處事者皆不敢舍此而取彼積其誠信之久民皆愛慕不已將去而猶懇留之尚何難之不易哉以是知天下古今民心皆同有民社者勿謂其難治但當責其治之之誠有未至焉耳如有不信請質于居敬云

送僉都御史李公陞秩序

卷四

三

景泰元年春聖天子作新政治大簡賢能擢任都憲以巡撫方隅肅清部屬于是貴州方用兵討叛苗四川給兵餉率取道播州以往播之四境皆密邇賊巢蠻獠往往乘勢結黨類據險阻以剽劫餽運甚至蜂屯蟻聚攻城邑掠傳馬焚民社以流毒遠邇播州幾將危不可守糧道殆至阻絕今僉都御史李公時任四川憲副聞播州告急即馳往救之及至指授將帥方略嚴立賞罰以忠義激士卒之氣或潛擣賊巢而乘其虛或分擊賊衆以弱其勢將士奮力屢戰屢捷兵氣既銳羣蠻潰散因遣人四出大布朝廷恩信開其自新之路由是林蠻洞蠻懾威感惠孤鼠遁服不

日而寇迹殆絕播境落然向之危者全阻者通餽運安行無警故使貴之將士食足得以成討叛之功者皆公全播之力也事聞朝廷因遣使賫勅就陞今職且俾巡撫四川凡軍旅政事皆得以便宜處治時瑄來董餉適會其有陞秩之命因竊念瑄昔自內臺出僉山東按察時公已自由進士擢官御史是後雖絕不相會者二十餘年而公風紀聞望揚乎內而振乎外者則隱然嘗接聽聞瑄去年起家承乏大理忝與在朝公卿之末議聞其論天下外臺得風憲之體者每以公為稱首且以其未得重用為嘆今茲公既陞秩有都憲之榮又受命有方隅之寄朝論之公斯為

卷四

三

允愜雖然公全播之功固大迹其所以成此功者由其忠賢之實素所蓄積者非一日也然古之賢人君子于己功愈大而賢愈彰公負俊偉傑特之才必以古之大賢君子自處愈勵其功愈勉其賢又將躋崇庸參大政決大事樹大功于天下垂聲譽于無窮是豈特立功名于一時而已哉瑄樂道人之善而祝其有大就者也故書此為公贈

柏臺春霽序

自漢以來風紀之署或曰御史府或曰內外臺即今之察院也臺曰柏臺或樹柏于臺也柏臺曰春霽春者發生之時霽者光明之日也泰和羅君承彥由名進士為才御史

名其卷曰柏臺春霽得無意乎人皆知秋冬為收斂之時
雪霜為慘肅之氣而不知陽春光明發生之機實兆于此
也御史之職其立于朝則毅色正言以論天下政事之得
失以察大小百官之邪正其巡歷部屬則剔拔姦蠹扶植
善良以澄肅一方之官吏內外之疑獄秋官之不能辨按
察之不能理郡縣之不能決者皆歸之御史為之直其枉
雪其寃故其任綱紀耳目之重峻拔風厲端方凝肅持三
尺以明天討真若秋冬之候雪霜之為氣凜然之可畏也
然回幹政事之得失進退百官之邪正含痛茹寃者為之
洗濯別白變翕聚之機為亨泰光明之氣象此羅君以柏

卷四

三五

臺春霽名卷者為有意也君今年夏領節來按川蜀間以
其卷示余且求為序余既論其梗概于前矣川蜀去京師
萬里屬吏清白污濁之狀小民幽遠隱伏之情與夫積年
滯獄之不得疏理者皆巡歷之所當急也君以是自名其
卷殆見行臺所至清白顯而貪濁黜幽隱達而滯獄清如
春和景霽而川蜀之民咸背其煦育之惠燭耀之光風紀
之振孰有過于此乎雖然是特一方之政耳君方年富而
志強氣清而才銳自是歷階以升推柏臺春霽之意于內
臺于天下施之無不達則人被其澤者其有窮乎若徒以
憲著春和景明優游自適而不以先務為急則非所望于

君亦非君之意也

贈僉都御史李公平蠻序

敘之筠高戎珙四縣民雜華戎僻居山谷景泰元年春其編戶之蠻民與永甯諸蠻聞討貴州叛苗川蜀之精兵悉發以往乃潛相誘結乘勢為亂遠和邇應蜂屯蟻聚不可爬梳既焚剗山谷諸縣遂散其醜類東掠江安納溪南攻永甯官民廬舍男女財畜多被其焚毀搶虜近賊城郭皆閉門警守軍民率徙家奔竄全蜀為之騷然不甯于時四川三司調集民兵自敘以達納溪沿江列營壘為防守之計涉春及夏屯戍既久無能決策進兵者上乃遣使賫璽

書命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公督軍討之且聽以便宜從事時公方董播州之役聞命即馳至江口斂諸屯戍民兵為一以其未閑教也亟命諸將練習之逾月知其可用乃先遣知鄉導者入蠻境以觀地勢咸以下羅計扼賊衝要且糧道便利可以駐兵公即率諸軍進據其地公觀地圖烏蒙芒部二府當諸蠻寨之後且其與叛蠻為類不有以結之蠻賊急走其地將連謀為我敵矣乃遣二府土官重錦各一純使拒賊後實解散其謀也又遣一軍屯江口為下羅計之聲援戎筠皆分兵為犄角之勢部分已定乃集將佐議攻取之計皆謂公規畫審密如此賊已在術中矣

以兵擊之易若摧枯拉朽耳公曰不然討蠻寇當用長謀
遠算先布威信以招徠之尚有不服誅之未晚且蠻賊比
之禽獸勝之不為武惟不戰而使之來降計之上者也方
今天子聖神仁明且璽書許以便宜從事雖曰督軍致討
實欲以德懷柔之也遂揭榜出令曰諸叛蠻有能自拔來
降者賞其罪負固不悛者兵誅無貸時未幾蠻首聞令來
降者踵至公復勞以酒食遣轉告諸蠻之未聞令者三月
之間蠻首悉詣軍門請降盡還其虜掠之老小公乃陳兵
集諸蠻諭之曰一天朝總統萬國威令所加無強不服爾
蠻乃無故相率為亂以王法言之必誅不赦惟聖天子神

卷四

七

武慈仁以爾蠻冥頑無知故不忍即加誅滅略爾既往之
愆開爾自生之路自此以往當謹守約束共享太平若仍
懷反側即誅無遺種羣蠻皆惶汗伏地曰願永遵教條不
敢再萌前惡公即散遣羣蠻使各還其居罷黜諸縣官之
貪暴無狀者選賢能為令佐以招徠撫摩流散瘡痍之民
蠻寇既平遠邇之心遂以甯輯師還四川軍民父老填郭
溢郭歡呼前後迎公以入藩臬都閫文武大吏咸賀公之
成功公曰是役也皆聖天子之威德將士之用命某何功
之有藩臬都閫諸公既相與言曰惟此敘功實僉都公之
成公又推而弗居其賢愈不可及不可無文以張其事乃

相率來求余辭以贈之予謂僉都公伐欽蠻兵不利刃而坐致一方之甯息是雖聖天子之明能委任公以便宜之柄然非公深知懷柔為上策其孰能宣布聖天子丕休顯德哉及羣公賀其成功又推讓而不居誠得大易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之義矣且僉都公之美績如此將見朝廷陞賚之命不日而下寵冠方隅名光史策雖欲辭之不可得也

續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五

宛平 邵松年 伯英

薛文清公

文集

序

贈四川大叅楊伯玉序

人之會合出處豈偶然哉蓋皆有理存乎其間也正統紀元之夏余自內臺出僉山東按察事一時多君子之僚同官楊君伯玉與余情好尤篤不數年間伯玉任滿陞四川叅議余亦謾蒙朝廷拔擢承乏大理少卿正統七年伯玉朝覲京師余得與之一會又明年余以不能厥官放歸田

續中州文表卷五

一

里遂躬耕河汾之間分將與世終老無聞西望川蜀江山萬里雖欲與伯玉再會知其必不可得已前年冬余復起家為大理丞無幾何即有川蜀董運之命復得與伯玉會于此夫以余之老劣無能退耕田野伯玉之精明練達叅佐大藩出處逢異相去萬里已謂茲會之必不可得而今得之所謂有理存乎其間者信不誣也且理者天而已孟氏以行使止尼皆歸諸天其不以是哉今伯玉九年考滿余亦上章乞老于朝伯玉既將東去余得報亦且比歸矣後來會合又未可必余與伯玉亦惟皆聽于理之自然復何容心于其間哉伯玉敬歷內外風紀之司陟叅大藩

旬宣之政其處心其操行其事業其聞望卓卓在人耳目
今茲考績之行自有重用老成之典在固無庸于贅言姑
序余與伯玉之會合出處皆有理存乎其間者以識別

送鄭侍郎歸省序

景泰三年春南京刑部侍郎鄭景陽以其尊府侍郎公年
八十有四上章乞歸省于家詔允其請戒行有期京師士
大夫與景陽游者咸屬余序以贈其行予與景陽為同年
進士知景陽為尤深景陽自給事中累陞秋官左右侍郎
值聖朝舉推恩之典其尊府兩受褒封之榮皆如景陽之
秩今景陽之歸去其家廬之舒城水行不滿千里想其升

卷五

二

堂展省之際命服在躬樽俎在席昆弟在列子孫環擁于
先後親朋盈集于庭闈以次奉觴而祝其尊府之壽考康
甯者內外同然一辭循循秩秩愉愉怡怡德音和氣藹于
鄭氏一門天下之榮且樂孰有過于此乎雖然景陽之尊
府所以有此榮樂者夫豈無所自哉蓋由德為之基也余
嘗聞景陽之尊府好讀書急于行義惟以孝弟忠信教其
子孫而語不及私利其子孫又能恭順敬畏而不忘其義
方之訓居家修德于其鄉為仕修德于其官孝弟忠信之
行充諸內而達于外故景陽得以荷朝廷之寵光其尊府
得以饗子孫之榮養貴富以德致故其事有足稱者使其

無德以為之基雖有如昔人賁出一時厚祿萬鍾備軒冕
三牲以奉其親者人將以為幸而致亦何足道哉景陽行
矣履省之餘其尚遄歸官者益擴其尊府之訓專心一志
修其德而盡其職推而為國家之偉績著而為刑期無刑
之事功始終一節惟德是崇又將播之聲詩勒之金石垂
之後世予以顯揚其尊府之德譽于無窮又豈特快榮樂
于一鄉一時而已哉予弗獲辭所屬遂書此以贈之

送陳僉憲永言序

皇明內設都察院各道外設按察司以綱紀百僚作興政
治御史憲司官為朝廷監司耳目之寄得其人則綱紀以

振百司以肅而天下之政治為之興起列聖相承咸重茲
選御史必于進士及有望儒臣擢任憲司有缺員必于御
史有操為者禮用之而凡吏胥雜進之才皆不得預焉風
紀之職厥惟重哉陳君永言以名進士任南京山西道監
察御史操守堅正于衆之所嗜好者輕如鴻毛不為區區
外物動其中逮茲歷職五年清白之節始終如一日其疏
時政雪冤抑剔奸蠹撫善柔擊豪暴皆以公平剛毅行之
而無所回互曲撓不惟風紀振于畿甸而為文武庶司之
所稱揚雖一時同官咸推以為不易及其于耳目之寄殆
無愧矣由是聲名著于兩京適陝西僉憲有缺員天官即

具述永言所以能官之狀于朝上即陞前職詔使使道之
官繡衣諸公相率來請余序其行夫風紀之重永言之能
余固已言之矣今茲關陝之行永言但當益思所任之重
愈勵其節而以其已試于內臺者擴行于方岳之間政事
有壅滯必思所以達之刑獄有寬抑必思所以伸之姦蠹
在所當去柔良在所當植強暴在所當擊與凡風紀之所
為者以次修舉而無替其前日公平剛毅之心行見風紀
振于關陝者將倍于南京矣近年方岳藩臬之臣有聲績
入而為列卿都憲大僚往往有之誠使永言之聲實著于
關陝流于天朝其入膺重用之漸蓋可期哉

卷五

四

送朱知府赴任序

古者封建五等之國分土不過百里下乃五十里而止耳
後世列郡土地之大者方千里小者亦不下六七百里其
視古之侯國蓋加數等生齒之繁動以萬計而凡禮樂教
化之宣布法度綱紀之防範民業在所敦厚浮末在所懲
抑官吏在所廉察盜賊在所消弭與夫租稅儲積軍國之
需疆域城郭保障之防皆萃于郡守之一身得其人則百
政備舉方千百里之民相與熙然以甯不得其人則庶事
隳弛人有不得其所者多矣是則今之列郡重于古之分
土者較然明甚以是國家選用郡守必于耳目近侍六卿

之屬有才賢聞望者擢任之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朱廷儀為天官推選遂受朝命陞知湖廣常德府事將行其內臺同官諸公偕來請余文以贈之夫郡守寄託之甚重朝廷選用之匪輕余固已言之矣余聞廷儀以其尊府國子先生希亮家庭之教其講夫修己治人之道必以古聖賢為師法故廷儀自舉進士登風憲振紀綱去貪猾雪冤滯恤民隱以及巡歷部屬閱練軍士靡不正己以正人由是能聲赫然彰著于兩京蓋推其家庭之學見諸行事者如此今茲之行常德為荆南之大郡襟黔巫而帶江湖方百里者蓋八九民庶散于山谷川澤之間所謂禮樂教化刑

政紀綱之宣布防範民事吏治寇盜之廉理清肅以至錢穀封略之區畫廷儀行將次第舉行而無遺又豈待于余言哉然風紀民牧事體雖殊而治理則一廷儀疇昔之振風紀既以正己為先今其統一郡之民布一郡之政獨不在正己為本乎己正而左右僚吏正屬部正以至庶事無一之不正則事修于几席之上而人得于湖山之外所謂千里之民熙然相與以甯者有必然矣古之賢諸侯多入而輔朝政漢之郡守有治績者或徵為相天朝在廷大臣有缺亦于外郡守有能聲者陟用之夫以廷儀之賢固安于所職而無僥望之心然使他日政績茂著聲名揚播則

公論有所歸廷儀雖欲緩入用之期其可得哉是為序

送于知府赴任序

大理古南詔之地唐虞三代不及以貢賦漢唐宋歷代不登于版圖惟我皇明有天下德威誕敷無遠弗屆由是南詔之地列為雲南布政使而大理則為雲南之大府八九十年之間朝廷禮樂教化之所漸被而南徼之俗稍變而有華風然以其地去京師萬餘里尚有獷悍未盡革者故視中國諸郡為難治朝廷選用牧守必于風憲近侍中有操持幹局練達時俗者俾往踐其任由是南京戶科給事于廷玉為天官所推薦有知大理之行命既下南京通政

卷五

六

司參議李震偕黃門諸公來請序其事以贈余謂大理為雲南大府地控諸番人雜夷獠其視中國諸郡雖曰難治然地有夷夏之殊而心無彼此之間廷玉誠能正己心以正其左右以正其屬吏以正其編民凡典章法度為治之具無非心之正以推行之則彼獷悍之難治者皆將各以其心而體廷玉之心不勞于刑法之嚴峻智術之籠絡自皆感化于正而相安于無事之域又何難之不易哉使不能以正心為本而徒騁乎刑法智術之末以強其人之必從雖易治如鄒魯之民亦將扞格而不可化况遠人乎夫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廷玉由名進士列官近侍者

有年今既以操持幹局練達時俗之行之才為朝廷之所
簡擢以收遠郡之民必能正心以為政如前所云者則彼
難治者將不見其難而但見其易于以樹柔遠之佳政于
南服流清淑之令譽于天朝則考績之公論有在廷玉雖
欲辭崇高之峻步其可得哉是為序

送劉知府赴任序

景泰三年秋南京刑部湖廣司員外郎劉茂先以吏部移
檄知四川重慶府事將行其闔部同官來言于余曰茂先
老成士也為永樂甲午山東舉子初授監察御史兩任開
封彰德府推一叅都督府戎政五轉而陞秩秋官數歷中

卷五

七

外者四十餘年矣持身謹飭無愆尤之及所至俱有聲蹟
近為大臣所推薦受朝命陞知大府吏部檄俾使道之官
行有日矣願先生一言以張之余惟今方岳之間旬宣有
藩垣監司有按察皆挈治民之大綱而已至于郡守則于
治民尤親而重者其政自府而達之州由州而達之縣民
之休戚係于州縣郡得其人必能正己以廉問州縣吏治
之得失能其官者獎勵而舉揚之貪虐病民者條奏而黜
罷之使州縣之吏舉稱其職則小民遂樂生興事之願無
愁苦歎息之聲而藩垣不勞于旬宣按察不形于糾劾而
一郡大治矣故自漢唐宋以來選用牧守率難其人朝廷

近年尤重茲任往往選臺閩之臣有名望者出知列郡夫其任之也難則其責之也重得與茲選者其可不思所以副朝廷選任之意而盡其職哉今茂先以老成練達之才受知重臣拔自郎官出知大府誠欲盡其職而副委任之意惟能推余所謂正己以廉問州縣吏治得失之言以行之則千里之民蒙其惠于下藩臬二司安其賢于上而重慶之治績將冠于川蜀之列郡矣茂先其勉之哉是為序

送楊恆健先生歸徽州序

景泰二年冬禮部尚書楊彥謚承詔調南京大司寇余亦奉命承乏大理與彥謚偕來之官彥謚道語其家故錢唐

卷五

八

先考尚書公洪武間教諭星子叔父侍先祖就養後尚書公以教有成績兩任邵武徽州教授丁先祖憂服闋遂家于徽州于時某與弟宜俱幼鞠于叔父教以經史諸書遂皆有成立某登進士第歷任秋官陞侍郎再陞禮部尚書今調官于茲弟宜亦由科第為御史每念某兄弟所以累荷朝廷之寵擢得至顯官饗有厚祿者皆先尚書公之積善餘慶今叔父之教育大恩先尚書公既早世養已不逮矣今叔父家居康甯吾不可以無報彥謚之官明年九月遂迎其叔父自徽至南京其叔父即恆健先生也于時彥謚同游在京諸卿大夫皆往拜先生于門彥謚旦夕啟告

定省承顏溫色所以怡其心志致其甘旨之奉者靡所不至蓋移其欲孝尚書公者以孝先生也居凡幾月適彥謚之弟宜衣繡持節亦使廣南道過南京乃得拜先生于彥謚之官舍叔姪兄弟遂一時之會合天下榮且樂何以加于此哉既而先生將歸徽州諸卿大夫咸謂余宜為文以贈其行余惟彥謚嘗談其先尚書公之世德始終以及其叔父恆健先生之鞠育教誨而克有今茲之光榮蓋皆感念存歿仁孝慈良之性發于心而見于辭者及先生就彥謚之迎養彥謚又盡其所事之誠孝如此先生有猶子如彥謚者固已充然而樂無不至矣又適彥謚之弟宜衣繡持節便道省謁則其樂又何如哉先生今之歸也其子姪之仕者既能秉公正廉清之道盡忠孝于國家其子孫之處者必皆習禮義退讓之教盡忠孝于鄉里忠孝之行萃于楊氏之一門不惟可為鄉邦之矜式亦可垂諸後世而為忠孝勸矣雖然京師去微不滿千里今先生之歸興雖切而彥謚孝養之心未已也時和景良先生尚數來游以慰彥謚之心則慈孝之風益可仰也是為序

送鄧大衆赴任序

景泰三年冬福建鎮守大臣走驛馬上章闕下以福建布政司左叅議員缺乞選老成持重有施為者來任其職前

四年時福建境內寇賊竊發流劫為患雖官軍討捕久已甯息而民困于輸給拮斂尤甚數年之間凋瘵尚未盡復而危疑在所當安故大臣奏欲布政司叅佐得人如此之急且重蓋以安民之政出于旬宣也鄧君不二由名進士兩任刑部主事陞南京刑部山東司郎中凡十餘年持身敬謹不妄有所為用法平而恕凡事情之盤錯難析者不二剖決之立得其理所謂老成持重有施為者不二真其人也先是大司寇楊公應詔薦舉賢而在下僚者以不二為首章上未幾適福建缺官奏亦至天官乃具履純之行于朝上遂擢為福建布政司左叅議且使馳驛之任命下

秋官與不二交游者來請余文以贈之余嘗竊念我太祖高皇帝混一華夷仁義禮樂之澤涵養煦育無間遠邇八九十年之間海宇民物熙然甯息惟時福建之民即前日之民也何前之感悅誠服者如彼而近年之寇賊竊發者如此雖其弄兵假息之誅不容貸然為之長而司方隅牧民之政者其可不求其故耶往事既已然矣今不二蘊所有負所望當大臣奏請之急為司寇天官之知荷聖天子之明陞貳旬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心哉必當推其在秋官素所蓄積施為者于大藩潔己以正左右俾大小之事無一不出于正持正道以臨下欲民之安必先去其病民

者大而貪殘守令在所當黜小而豪猾吏民在所當治牧
守得人豪猾斂迹小民無腴削脂膏之苦無吞噬兼併之
害則向之凋瘵可以復而危疑無不安庶有以廣國家涵
養煦育之澤如前時而連東南數郡之民莫不樂生興事
室家相安方將頌太平之治歌旬宣之良不暇又豈復有
近年之患哉不二之政績既著于南服其聲譽自流于朝
右又將躋崇庸叅大政而所施者詎止方隅而已乎余以
諸君之請不獲已既祝規之又期望之是為序

送黃僉憲之任序

聖朝外設按察司以綱紀方岳之庶務廉察百司之邪正

與凡時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皆得以直言而無隱其職
分行事與內都察院各道相表裏官之廉明忠良者得以
舉揚而奸貪廢事者有司自六品以下皆即逮治五品以
上及武職則奏請擒拏隨其情之輕重謫罷懲艾之按察
關乎政體之大而受夫委任之重如此居其官者其可不
思所以盡其職哉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黃君廷永領福
建之貢院登進士高第學知有用自任風紀潔己正人持
公用法直言正論深達憲體之宜故其聲譽振敷乎兩京
值朝廷大明黜陟遣大臣巡考藩臬諸司之不職罷斥之
由是按察多缺員廷永遂荷朝命陟僉浙江憲事且俾使

道之官戒行有期其同官諸公重廷永之去偕求言以序
其行夫按察與內臺相表裏關乎政體之大受夫委任之
重余固已前言之廷永以內風紀之職陟外風紀之司今
之往也余知其閑于所職譬之車走坂舟順流馱馱之騁
康莊鷲鳥之便順風庖丁之游刃無餘地師曠之審樂無
遺音凡憲職之宜行者將無絲毫留滯繆錯之患亦奚待
于余言雖然余尚有告焉勤于前而忘于後者人情之常
竊見古今號稱名士大夫或能建名節于壯年而不免計
豐約于晚歲故曰官怠于官成廷永賢者必無是失尤願
始終其心始終其職始終其節則年愈進而望愈隆任愈
久而績愈茂異時厯階以膺顯擢其將以其振風紀于一
方者推之于遠大惠及生民光于邦家不惟著顯譽于一
時又將垂英聲于無窮矣余知廷永之賢能受盡言故于
諸君請序其行也舉風紀之重既頌之于前而復規之于
後云

贈凌大叅之任序

聖天子臨御之四年大明黜陟之典以作興政治乃勅遣
大臣巡考天下方岳郡縣大小百司廉明有為者奏陟之
濁闇冗懦者罷斥之由是藩臬多缺員南京刑部郎官凌
文琬老成練達乃為天官所推擇以其名聞于朝陞湖廣

布政司叅議湖廣為天下之大藩東北與京畿河南相接西南連黔蜀貴播嶺南及諸溪峒地大以遠故其租稅之入兵士之出倍于他藩而凡條章之宣布吏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盜賊之清弭以至撫柔蠻夷之方皆于布政司是責文琬為天官之所推選朝廷之所陞擢佐此大藩其任重而匪輕也明矣今茲之任宜何如以盡其職乎必當念厥今布政司總統千里之土地吏民蓋與古方伯之任相埒其僚有使有叅政以及叅議皆高品大官也夫其秩之崇則其責愈重所謂租賦兵甲條章吏治民隱弭盜安邊之庶政既萃于旬宣之司文琬欲盡其職所當盡必于

是蚤夜勤志審度其先後緩急之宜次第而舉行之使方隅百事理治于上庶民安生于下斯無愧于旬宣而可追擬方伯之任不然一方之政弛即一方之民不得其所旬宣既罔稱方伯亦難擬夫何免于誚讓之及哉文琬發身舉子必習于脩己治人之學又三為鄉屬必閑于為政設施之方今茲寵擢而膺重寄殆見其必能以公滅私庶政畢舉以是而盡旬宣之職以是而擬方伯之任他時政績茂著聲譽流播陟明之典將有所歸叅佐云乎哉文琬陞秩之命既下且俾便道之官行有日其同官王公載合凡法從交游來求余文以贈之余雖未獲交文琬而知其處

心行己之詳然以天官遴拔之公聖朝陞擢之峻與其朋
好惜別之勤則其為人必有可取也無疑遂書此以塞諸
君之請而道文琬之行
送歸州尚司訓序
天以是理與人雖同而覺有先後先覺者以其所覺覺後
人故謂之師師者天理民彝所自出而人之邪正由之是
其任豈易云乎哉自古師道廢師之所以覺人人之所以
受覺于人或出于異端他歧而不由于天理民彝之正是
則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矣國家建學立師所以教人
者粹然一出于天理民彝之至正而異端他歧不得以淆

其間師道之復古于是乎在正統元年春聖天子龍飛之
初天下士抱負其業來試于春官者于時濟濟僅千人焉
主司既取進士百人又取其文學之通粹者四百餘人以
補教官之缺員保甯尚志以四百餘人之一擢授歸州儒
學司訓監察御史姚君克修于其行且屬余言以為贈余
嘗論為師之道不過以己之所得乎天者以覺乎人而已
得乎天者如五品人倫是也師舍是無以教弟子舍是無
以學御史君嘗稱尚志之為人皆稟篤而學問正夫質以
本之文以輔之不雜乎異端不惑于他歧是可以為人之
師矣尚志到官其思無負于御史君之所知必正其身必

進其學俾天之所以與我者既求知其理又求踐其理將見歸庠士子皆得以啟其蔽而闡其途豁然獲覩斯道之光明坦然率循乎天理民彝之正他日以若輩人備國家之任用必能推其學以忠乎君而愛乎民于時尚志師道立而善人多可以追蹤于古之為師者矣慎勿為異端他歧所惑哉

竹深處序

杭之土宜竹郡人朱景暉環其室種之幾萬竿冒烟雨搖星月戛風颭凌霜雪寒暑晦明動息之變千態萬狀皆因竹以得勝而境益清居益邃忽若不知塵囂之紛聒也景

卷五

十五

暉時與一二佳客往其間商確古今道理誨子孫以孝弟廉恥禮義之行治其家以勤儉整肅人倫內外之防脫去習俗之浮靡一還古人之澹樸蓋皆自于竹深處思而得之非若昔人有以放逸自高者往往恣肆于茂密之間或以博奕玩好為樂或以酣飲歡呼為達否則溺意于詞章圖畫字書技藝之淺事而不知天理人倫之大道甚矣其皆非中庸之行也是豈景暉之用心哉監察御史謝君衡景暉友也常造其處而得景暉之議論知其必有可取者因求文于余遂書此以還之使知所擇焉

贈汪德容致政序

少而仕老而歸此人之所至願也至于歸而又得奉其親以盡桑榆之樂又豈非人之至願者歟四明汪德容先生博學者德模範元氏之士子者十餘年士子賴其追琢造就之益進而登仕版著能聲者累累焉繼而陞秩王府教授則又輔翊世子以正道官屬咸推稱之今以年至請于朝得致其政而歸監察御史曹君習古先生友也來徵文以贈之余謂先生遭國家熙洽甯謐崇尚斯文之時而得列清秩著顯蹟被榮名饗厚福者數十年其于少而仕可謂盡其道矣逮茲耄老荷朝廷優渥之恩冠服偉然去歸故鄉于老而歸又豈非得其義乎先生已白首而其母夫人年滿八十尚安好無恙今之歸又將具甘旨節寒溫左右就養怡愉其志欣欣焉愛日之誠蓋有不能已者其樂又何如耶雖然先生始終一節得饗全福固為儒者之至幸然又足以見我國家深仁厚澤涵煦之久使凡為人臣者得以從容遂其進退之義尚論治平之氣象又當于此而觀之是為序

絳州知州王汝績輓詩序

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蓋謂無為善之實可稱于後世雖聖人猶疾之也然則世有君子雖沒世而猶為人所思慕詠歎之不已得不謂之賢矣乎金谿王汝績知絳州九

年能節儉以自律興學以勸士去弊以養民禱神以弭災
與凡政之善者大小具舉故其任滿將去而小民相率連
狀欲保留之不可得則相與刻石以紀其政蹟不獨惠在
絳人者久而不忘及汝績既沒而中外士大夫素與汝績
交好以及樂道人之善者亦皆作為詩歌以哀述其善行
類若古軼者之辭著于集者凡若干首長篇短製渾厚流
麗皆足以傳世行後使後之人諷諸口而感于心因以得
其實而慕其人則汝績雖沒世而名愈彰者得不亦有賴
于此乎汝績二子政佐皆從余學故余知汝績尤深既為
備述其行己為政之蹟表諸隧道之右又為序其詩歌哀

輓之意以冠其集之端

送刑部鄭侍郎序

景泰五年夏南京刑部左侍郎鄭景陽以三年秩滿來朝
京師既而將歸秋官內臺洎大理諸大夫與景陽厚者咸
屬余言以贈之余與景陽為辛丑同年進士景陽為給事
中余亦濫官御史後景陽陟亞南京秋官余亦出入外臬
大理中間契闊者久之前年冬余又承乏南京大理復得
與景陽會旦夕過從談經史道舊故懽然無間未幾余復
承召備員于茲而重得與景陽會夫以同登仕三十餘年
之離合如此于景陽行烏得無情士大夫雖不有屬固宜

有言以為贈景陽舒人也質貌魁奇性度宏厚少即聰敏過人其尊府侍郎公知其有立也既嚴家庭之訓尤擇善師友使從之游以講貫龔磨為學行己之道治經之暇尤肆力于史學嘗聽其論既往年代之久近而出不窮若崑崙發源而洪流東注也其論前世人品之邪正而見甚明若巨海涵秋而纖毫畢露也與夫國統之分合書法之抑揚禮樂刑法天文地理之志凡史所當載者莫不挈其綱而振其目間出其餘為詩章亦清新古雅颯颯乎有作者之遺音景陽以如是該博之學故自縣庠弟子員發迹擢高科官近侍貳秋官事業聲譽與時俱流景陽亦榮遇矣

卷五

十八

哉景陽初為右侍郎九年轉為左侍郎今又三年矣其學行官業老成練達允為時望今又來朝也班行之間咸推為偉人碩士而三法從諸大夫尤重景陽之為人故于其行皆不能無眷眷之情是又不特余與景陽有同年好也復有論景陽之去者曰方今聖天子作新政治以得人為急而尤重老成若景陽者真其人也獨不可留以輔理耶余則曰南京為國家根本重地自北視南猶有周視鎬京之與成周在昔保釐尚重其人况南京畿甸以及列郡刑獄之繫皆于其秋官是詰是治是理庶獄清而民心樂則和氣應而有以培固國家之根本景陽之任又豈不重且

大耶雖然景陽之在南京也久矣而明刑之績已著于秋官今兩京大臣更迭任用自其常事他日在廷列卿大臣或有缺又焉知景陽之不入贊大猷耶余以諸公之屬既述與景陽有同年之好且備道其學行宦蹟見重于時而又書此以需其或入贊大猷又將樹偉績于當時垂聲光于無窮云

廖氏族譜序

自古宗子之法廢而世之人類不知所自來往往親未盡而相視如楚越者有焉故士君子有志于復古者必修其族譜紀世次序疎戚使其為子若孫者得有所考據而知

卷五

九

所自來雖五服之漸窮亦不忘水木本源之義而親有未盡者益敦其孝敬慈愛之心此族譜之作亦古宗子之遺法而有關於家道人倫為甚重也大理少卿廖君安止慮家譜之弗修無以紀世次序疎戚垂于孫而後世慈孝之風薄乃斷自始祖以下至於九世列為經緯譜而成書尤必冠以處州廖于譜端者所以推原漁梁之廖所自來以其世代寥遠故書之也略而必起自漁梁之廖為本祖者所以著其世之所自始以聞見所及故書之也詳故即其始祖以下二世以至九世宗枝聯屬整秩不亂如水之有源而脈絡分明如木之有幹而枝柯散達雖自親以及疎

漸殺而漸薄然其一氣之流貫則不以疎戚而有間使廖氏之後疎而漸殺漸薄者得而觀之尚能溯流知源循末知本而興起其尊祖之心不忘其親親之意况親且厚者乎是則廖氏之門仁孝之風無間于久近而常存者實有賴于斯譜也安止是作實有得于古宗子之遺法而增重于家道人倫之大矣安止為人坦易寬厚好學不怠自擢進士為給事為大理議論獨能識其遠者大者余嘗與之同官知其為人尤詳安止家譜修葺既完書來求為之序余既備論其作譜之意于前又附書安止為人梗概于末將使其後之人又知安止用心仁且賢而或有所景慕觀法而益光大其譜牒益振立其家聲于久遠云

卷五

三

劉太孺人輓詩序

太孺人姓郭氏諱妙清高祖允明仕元為總管曾祖啟誠韜光弗輝祖德仕元為萬戶父能亦晦迹不仕比四世皆為滁人仕者行其義于時處者修其行于家皆以積善鍾慶于太孺人故其生而端靜長而柔婉且閑于女教女儀女事擇所適從遂歸于贈兵科給事中橘庵先生劉某為繼室給事先娶李氏生四子曰安道守道存道全道暨女二人太孺人生子清于時諸子女皆幼太孺人裁節飲食衣服撫育慈愛咸適其均人不見其有絲豪疎數厚薄之

異以是太孺人尤得善譽于宗族閭里間其後安道守道以醫業將從事于臨崇太孺人謂給事曰君二親皆高年我當留滁以奉事君可自從二子以往給事以太孺人言為然遂留太孺人偕餘子于家獨與二子行太孺人竭力孝事舅姑年皆逾八十以天年終凡所以送終棺槨衣衾安厝祭祀之禮靡不周備既而太孺人乃盡出其所有付存道全道二子曰爾祖妣既沒葬已襄事我將往汝父女輩宜以此勉立生業勿墜遂赤手攜子清至臨崇時臨崇事有異給事已覺其微太孺人亦勸給事戒其子宜慎靜晦處後竟免大咎獲戍遼東太孺人隨往戍所凡數年艱

厄備嘗而太孺人所以克相給事教飭諸子治生業處患難莫不有法故雖在流離窮困中夫婦父子亦相與泰然安于義分不失其正既而給事例以年至偕太孺人攜諸子得歸鄉里給事雅知子清器識不凡太孺人因勸給事遣入滁學從良師友讀經史講道理求所以修己治人之術數年清竟以學有成就中鄉舉登戊辰進士第又以材俊選為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復以智略為知者推薦內以協贊軍機驅勦寇虜外則參理戎政殄滅叛苗事竣還朝蒙恩特陞刑部右侍郎時給事沒已久其贈官與太孺人之受封皆以侍郎為兵科給事中時之秩推恩焉

先是侍郎還自貴州道滁奉太孺人來京師就養方且左右承懼日如不及竟以景泰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疾卒于官舍饗年八十有二矣朝廷既遣禮官致祭侍郎又將奉其柩返葬于滁之北原朝之士大夫與侍郎交游者咸重太孺人為女而克著其賢為母而克盡其慈為婦而克盡其孝為室而克盡其道不惟窮通一節灼灼在人耳目而又相其君子給事公教子有立皆荷國家肥恩有勅命之榮有品秩之貴有褒祭之典其可謂善始善終者矣既相與走弔賻祭又作為詩章將使輓者歌之以相侍郎罔極之悲以發楊太孺人之善于久遠篇什既多編為巨帙余

卷五

三

遂序其事于首簡云

送王都御史致政序

右都御史王景暘奉勅出鎮河南之三年為景泰五年春乃上章引年乞歸詔允所請遂遄驅詣闕拜恩且行有日矣一時同游法從謂余宜文以道其行猶記景暘為秋官時余亦濫職內臺景暘為山東憲副余先已承乏僉憲而官舍又與景暘為鄰余固知景暘之為人久矣厥後余以大理少卿罷歸西河與陝右相接時景暘又自陝西憲副陞布政使轉副都御史余亦起家丞大理復與景暘會京師是與景暘為交舊矣今景暘以都憲出鎮河南得致政

之命拜恩闕下將去歸其鄉余又適備員大理以數十年之交游離合固宜有言景暘少以俊拔之才擢高科躋顯任清庶獄于秋官振風紀于憲臬以至旬宣之有惠與今出鎮之有能四十餘年之英聲美蹟固已赫赫在人耳目余皆弗贅獨惟進退乃士君子之大節古固有建豐功偉績于當時而猶或耽嗜榮祿于晚歲不能剛果引退者亦未免為清議所少景暘乃能以六十之年即自引去無分毫顧惜其賢固加于人一等矣况我聖朝著引年之典所以優者又養恬退立人臣節義之大防者超出千古而景暘乃能欽若國憲乞老拜恩而去其又可謂得人臣之義矣雖然士君子少而進固有為老而退亦有為也景暘自筮仕以來歛厯內外事功顯著進而有為固厯厯可稽今其退也又當老其學老其德皆足為鄉里小子後生之儀則使居家者有詩書禮義之風入官者有忠貞廉介之行則退而有為又有在也

送趙都指揮協贊序

聖天子中興景運文德誕敷之餘即大誥兵戎分京師操守之士為十營營各有督將總其綱協贊貳其事皆特進之選景泰五年春果敢營協贊員缺詔于諸將中擇有才略者以充之夏官以山東都指揮僉事趙弼良佐者累世

將家以名上詔允所請良佐即奉命往贊其營之營之日
督將安其賢士卒服其略營中之事大和其姻友王昌問
來求文以序其事余亦識良佐之父于十年前且知良佐
舊矣良佐之伯祖德勝公佐太祖高皇帝芟除羣雄混一
四海以功封梁國公享祀功臣廟其祖亦以功任都指揮
父任邳州衛指揮陞山東都指揮卒良佐襲授濟甯衛指
揮使後為知者薦陞前職遂領士卒分番操守京師良佐
雖四世將門生長驕富獨能折節讀書廉靜少欲自奉如
寒士視膏粱子田園之利便財產之豐殖是務第宅之崇
廣衣馬之鮮好是尚泊夫迷心于珍奇難得之貨溺意于

卷五

五

妖翫妨行之物良佐皆能脫去其好而輕之如鴻毛故才
略雖良佐所素習而立行超卓尤為士大夫所稱重是以
連被薦擢有今茲協贊之榮駸駸乎重用其可量哉夫今
茲之協贊他日之重用皆將業也世之擇將者類皆以韜
略才勇為先余獨以仁義為將之本夫能使士卒親之如
父母投之所往不避水火而無堅不摧者仁義結其心也
不然韜略雖長其如士卒不同心何才勇雖長其如士卒
不同力何如此而欲成將業也難矣良佐能折節讀書儉
于私養而脫去膏粱利欲之習庶幾乎知仁義之道矣能
由是深求力行以推之于師律必思東征之若何而恤其

勞苦古人之若何而受命不問家事若何而庫廩不有餘積若何而分賜不入私家若何而志滅強寇何以家為若何與下人同其甘苦若此之類悉以仁義之心推行之不怠即自今茲之協贊他日之重用無往而不得士卒之親愛如是而輔之以韜略才勇于以行師也其重如岳峰其整如列星其疾如颶風之不可遏浩乎如江河之流行雖甚勅者亦將仆滅之不暇折衝禦侮殄寇安民隱然為時望將業由是而可成哉受封當時垂聲竹帛不惟有以仰答聖朝選將錫命之榮抑且有光于前烈多矣良佐其尚知所本勉于今而需其後是為序

卷五

五

贈太子少師兼工部尚書江公序

士君子之所以見重于當時可垂于後世者豈徒以歷顯職負顯名而得于衆人之所樂得者為可貴哉蓋以職雖顯而有能以舉其職名雖顯而有實以稱其名故其卓越俊偉之事功見重于當時可垂于後世也苟徒以得衆人之所樂得者為可貴而無其實以副之果足以見重于當時可垂于後世乎今太子少師兼工部尚書江公時用自其先大夫厯官大叅時已自講明聖賢有用之學于家庭其後學益進行益修才益充遂登庚戌進士高第即入翰林為庶吉士旋任編修繼陞侍讀在翰林者久之正統十

四年秋起拜刑部侍郎未幾轉戶部侍郎又轉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復入翰林景泰五年冬仍以太子少師兼冬官其鄉人之官翰林者合凡交游偕來徵言以為贈余惟翰林為近地列卿為要職少師為重望今之顯職顯名孰有過于此者乎迹江公之歷此職而得此名也其始入翰林綽有著述討論之能聲及超拜秋官值醜虜入寇詔公督師近郊以時珍勸公即戎服鞭馬赴師籌畫方略而動合機宜號令行陣而應時整肅由是將士莫不出奇奮勇爭先摧陷而醜類夷傷奔北之不暇遂追逐餘寇盡境而還又被璽書行視山右邊關所至措置有方邊備大飭既

卷五

二十六

還轉職兼官復入翰林公既居論思之地大能以扶進正人持守正論恢廣正道為己任既又奉勅巡輯河南山東兩淮乃退貪猾表循良便民之政莫不修舉又大發所在儲粟以賑活窮飢招集流散使還其土由是中夏東南方數千里之民莫不欣欣然樂生興事以感朝廷一視之仁還朝未久遂陞兼今職而冬官之政又日益修舉矣以是而觀則公之歷顯職而得顯名者豈徒以得衆人之所樂得者為可貴哉蓋能隨所居而舉其職有其實而稱其名宜其俊偉卓越之事功可重于當時可垂于後世也雖然古之君子雖有俊偉卓越之事功皆以為人臣職分所當

為無一毫之自滿今公既得顯仕顯名而有其實其卓越
俊偉之事功殆去古人不遠矣其必皆以為職分所當為
既不自滿又愈勵其能篤其實一念不忘乎忠國愛民之
心則方來之豐功偉績益著于當時垂光于後世者又可
量乎哉是為序

並蒂蓮詩序

南京兵部尚書南郡張公志忠以書來曰正統戊午某以
監察御史陞行在都察院僉都御史旋奉勅澄汰南京各
道御史舉職者留鰥官者去遂即任南臺以蒞事且奉勅
兼督操兵正統丁卯夏臺前池荷感開有並蒂結實者觀

者異之明年為戊辰某朝京師遂蒙恩陞右副都御史俾
還南臺景泰二年辛未夏池蓮復有並蒂如前者是年冬
復被朝命即陞今職參贊機務某私驗之凡三陞擢皆先
有並蒂蓮之兆意者物與人事或有相應之理乎某既自
賦詩紀其事士大夫之能詩而屬和者甚眾聯為巨帙焉
某與子為同年且相好也白一言以序其端且使某益勉
所當為而答此嘉兆余惟人與天地萬物之理流通往來
初無彼此之間隔故作善降祥如影響之出于形聲亦無
毫髮之差爽是以獲榮名之報者必有德善之積而致諸
物之和物之和兆于先而榮名隨其後此理之必然也志

忠以名進士官御史由僉都四陞而至兵部尚書位列司馬為六卿之極品然其每一陞擢必有嘉違之兆豈非以德善之積而致物和以物和之兆而獲榮名之報乎且志忠敬歷顯要將四十年既總風紀又職戎政其存心處事以惠愛為本嘗議江北軍士越江來操者有資糧乏絕往往私乘小舟渡江以取糧類多遭風濤覆溺而死不若使就操江北既便于糧餉又可以備南京之藩垣且兇人于溺死事雖弗克遂行而其籌策之良愛軍之心可知又行其議于南京出官米煮粥以食餓者而所全活甚眾惠雖不及遠施而其恤民之意可推嘗選用帥長有非其人而

欲幸得者則執議以謂用此人必害此軍眾莫能奪其議而其人卒不用凡有所論列皆軍民利益事多施行又聞其先在鄉里能出所有以濟飢民相傳為故事志忠之大節灼灼可見者如此其餘小者可知所謂德善之積致物之和而獲榮名之報夫豈偶然哉雖然古之君子以盛德而居顯位者德愈盛而心愈下位愈顯而志愈謙志忠以德善之積而致物和獲榮名固為可驗尤望其不以物之和為可喜而愈修其德不以位之顯為可樂而益勉其謙將見德善之感殆無往而不通事業之修又與位而俱盛雖古所謂歸禾之書彝鼎之銘亦可馴致其榮名偉烈將

垂之無窮又豈特兆和于一物位顯于一時而已哉是為序

送按察使黃公之任序

聖朝內設都察院為四方之風紀外設按察司為一方之風紀內外風紀舉得其人百僚以之澄肅庶政以之修舉而政治隆焉故凡選用其人必于科第有學術時望者以任其職而雜才不得以濫預之至于都憲按察之長又必推老練知大體者為之而非新學驟進者所得致是以按察使雖為內臺所轄而實相與為表裏擇是人而居是職不亦重且難哉景泰六年夏四川按察使缺員詔吏部擇

其人以任之吏部遂以廣西道監察御史黃公溥名上詔允所擇遂陞前職將行監察御史高明合凡交游來請曰溥字澄濟江右弋陽名家之子由進士任御史將七年今茲膺俊擢而有外風紀之重寄求一言以為贈予亦素知其賢不辭而為之言曰外按察司既為一方之風紀庶官之澄肅庶政之修舉皆係焉澄濟公當若何而盡其職哉然按察御史一體也澄濟公為御史獨能知大體急先務而不掇拾人之小過不毛舉時之細事其巡歷四方所至能表拔廉良之吏而黜罷其不職之尤者使人得自新效職而不以察察為明與凡利有所當興害有所當去政有

關于時者莫不條陳次第施行之尤能廉公正大自持而為振舉風紀之本由是聲稱大著于一時而有今茲之峻陟今之往也但當充其所以為御史者以施于川蜀之間即一方之庶僚為之澄肅庶政為之修舉聲稱將日加于前時矣且聖朝簡用在廷之臣往往于方面藩臬中有操持有設施有聲稱者取焉澄濟公乃篤古好學之君子今之為按察也固能安于所職而無倖進之心然將來川蜀之風紀振舉而聲稱日既洋溢余恐内外公論自有所歸而入膺重用殆不可辭又將樹偉烈于當時垂休聲于悠久夫豈止于專一方而不能哉是為序

廣留耕張處士壽誕詩序

崑山有處士號留耕者姓張氏諱禎字廷秀實吳中名家子少能安于恬退治別業于淞南課僮僕耕稼其閒暇則賦詩鳴琴以自適澹然與時無競蓋有肥遯之趣焉且其資性既端良明敏又濡其先世積善行義之澤尤能以孝敬之餘推而為友愛之實廷秀有弟二人曰和曰穆俱有清通溫粹之稟廷秀既以家庭相傳之教啟發而薰陶之又為之擇賢師友使從之游以講貫聖賢之學由是和穆兄弟大有進以明經習舉子業同登乙未進士和又名冠二甲一時翕然有機雲並譽軾轍齊名之稱既而和任南

京刑部主事穆任刑部員外郎雖兩京官迹相望而每念
得以致此成立者皆由其長兄廷秀之賢之教未嘗不詠
兄弟既翕和樂且耽之詩而馳情于吳中也今年夏和在
考績來會穆于京師連牀聚首之際相與言曰今茲歲在
乙亥七月三日實為長兄之初度春秋蓋五十矣吾二人
者既限于所職不得連袂接踵奉觴上壽于家庭中情悵
怏曷以自宣重念際茲明盛之世而文運聿昌士大夫之
以詩鳴者颯颯乎有隆古之音誠得其長篇短製聯而為
卷寄為長兄壽將見諷詠之間金石鏗鏘律呂諧和庶有
以慰長兄之懷而吾二人者亦得少紓馳想之私也乃相

卷五

三五

與遍求名公之詩歌得若干首既錄在卷則借來請序其
事于卷端余惟兄弟之友愛乃天理人倫之至但克知克
盡者既寥寥而又或為利欲所撓而睽乖焉如和穆二君
子既不為利欲所撓而睽乖又克知克盡不忘其兄之友
愛教誨乃能求賢士大夫之詩歌以為壽誕之慶其于天
理人倫之厚為何如吾想其兄廷秀展是卷也誦是詩也
益知其二弟雖道里遼遠而厚于天倫之情則不以遼遠
之故而有間殆將又因詩而興起其友愛之心推而為一
鄉一邑之仁愛矣孔子曰仁者壽廷秀既篤于仁愛則自
厥今五十之艾等而上之至于耄至于期饗永年之福又

可量乎是為序

送大理寺李少卿序

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蓋以常人之情交久則敬衰交久而敬不衰所以為善此晏子所以見取于孔子也今南京大理少卿李公在大理時與余同官者五六十年矣交愈久而敬不衰李公不特與余為然凡在同官莫不皆然乃今茲有南京大理之行同官諸公皆有戀戀不舍之意且謂余交且久宜有言以道其行夫交友人倫之一而敬則能久推之他事又何往不以敬為本乎李公由名進士始官廷平歷陞大理寺少卿以學問之淹貫推而

為讞錄之明慎凡事有可者即行之果而無所疑有不可者必虛心平氣精思審處兼取眾論以求至當之歸蓋皆以敬為本而不敢易其事也以故忠厚老成明允之譽大彰徹于時考察南京百司之賢否審錄南京法司之繫獄皆重事也而李公特為聖天子之所簡知前後兩奉勅以往考察既允愜于公論審錄又克盡乎詳明及歸奏悉蒙聖天子俞允施行今之往也其素望已表表在人之耳目吾見其到官也又能推其平日交友任事之敬必謹必恪必明必允無一事之少忽行見南京法司以洎東南列郡武衛之庶獄莫不燭其隱而得其平其老成忠厚明允之

譽又將愈盛于前時他日入躋重用宏大所施者又可量哉余儕始重李公得交友之敬者乃其善之一端至推而為立身行事之顯赫如前云以及將來者則敬之效殆未可以涯涘窺也是為序

杜安人輓詩序

安人姓楊氏成都人金堂處士楊湧之女也安人生有貞靜之性工于女事閑于禮教處士尤所鍾愛嘗曰是女也質巧之德特異衆女吾不與凡子必擇才可配者妻之今封刑部主事杜君榮與處士為邑人時方年少性度溫宏行止端謹雖生于大族富家不為驕矜俊爽華靡游娛世

卷五

七

俗子弟之態在家孝弟恭遜凝然如老成人處士知其為賢子弟遂以安人適焉安人入主事君之門盥饋而舅姑胥悅在室而娣姒交慶克相主事君孝弟行于家庭行義著于鄉里而教道及于子孫時主事君二兄早喪安人偕主事君鞠二兄之孤憫愛保養不異己出安人得鄉人之棄女育之長之具裝奩為擇所歸鄉人不知其為養子安人生子五人曰勝剛曰勝海曰銘曰勝能曰勝拳而銘少聰敏警悟之資安人偕主事君既嚴義方之訓長使為邑庠弟子員從良師以講貫經史子籍習舉子業遂領鄉薦登乙丑進士高第初授刑部主事今遷郎中階奉議大

夫銘方為主事時得荷朝廷推恩之典安人與主事君皆以子貴授勅命之封冠帶命服具慶在堂光耀里閭人咸羨之景泰六年銘奉勅有事貴州便道省二親于家主事君安好康甯而安人病適危殆安人顧銘曰吾與汝睽違幾年且懸隔山河數千里不意垂終而得一見豈非天耶且死生命也毋足道汝能孝以事父忠以報國廉以持身公以處事仁以愛民深思吾與汝父教汝成立艱難使無一行忝所生吾雖死亦無憾矣汝勉之安人言訖怡然而逝是年八月十八日饗年七十矣遂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蟠龍山之原於乎安人為女為婦為母柔良慈孝之行皆可法式遂得生有勅命之封沒盡附葬之禮不惟其善名揚播于川蜀閭里之間雖朝之縉紳士大夫與安人之子銘游者亦皆哀安人之懿行可法而遽爾長逝遂相率作為詩章使輓者歌之將以發安人之德之行于永久以相銘之哀于罔極篇什既多萃而為編予遂述安人之始終大略以冠其端云

送蕭都憲公賜誥序

景泰七年冬僉都御史蕭公以病乞歸行有日刑部大理諸交游謂予宜有言以贈之余猶記往年與蕭公同詔至京師時醜虜假息荒外頗肆鴟張方簡用智謀重臣鎮守

城池以彈壓之蕭公遂以山東按察僉事陞都憲奉勅鎮守河間適寇退城堞傾圮武備廢弛公至之日即親巡視指授文武將吏方略使率士民量工興事曾未幾何即城池樓櫓高峻完固武備大飭隱然有敵愾不可犯之形朝廷知其有能以居庸尤為防遏保障之重鎮詔公徙居之既而邊備大舉外警屏息遂命公巡撫山西察吏治得失以安方岳之民則又振揚風紀肅清庶僚不數年政舉民安山右稱治公既連奉勅三治重鎮大藩積勞成疾乃曰使外寇內警少有未甯吾不敢以疾辭方今朝廷懋隆治政方內清甯四夷賓肅吾在山右不可以無事養疾養祿

卷五

自適安逸乃三上章以疾乞歸朝廷輒免留弗允今年冬輿疾至京師又上章力辭不可以任事朝廷命太醫視疾久未平則又上章懇辭詔乃允所請俾歸養疾于故鄉江西之龍泉公既拜命即戒行有期余惟蕭公自為御史僉憲時已著能聲既而陞重臣任重事所至事業歷歷可紀其辭疾也又當朝廷清明四方又安之時不敢以疾自安其出處進退可謂賢遠于人矣雖然古大臣之去雖在畎畝之中江湖之遠未嘗一日忘乎忠君愛民之心蕭公既任重職荷朝廷之簡知今之去也尚當以古大臣自期雖養病邱園其必旦夕拳拳以眷慕闕廷為心以思濟生民

為念不可以山水之佳為可樂不可以休退之節為可高而遂相忘于斯世也矧公之聲實素已揚乎中而播于外行見朝命又將有徵召之期著豐功偉績于晚節者又可量乎哉是為序

送王府尹致政序

天順元年春順天府尹王惟善上章引年乞歸上允其請行有日其親友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許道中合凡交游賦詩以贈之屬予序予惟少而學壯而仕老而歸斯實古君子進退之大節惟善以篤實之資正大之學中永樂辛卯鄉榜初仕教職繼陞給事旋擢京尹敷歷內外者四

十餘年矣迹其所至皆有治蹟其為師也以古聖賢明體適用之學啟迪後進旦夕勤懇不倦士子被其教而登科甲歷仕途著聲譽磊落相望及居近侍封駁議論一出于公道蹇然有古名臣風京畿邦屬土地之廣軍民雜處之衆祖賦徭役之繁劇而難治倍于方岳外府不可以千百計惟善能潔己率人循理為政干謁之私一皆杜絕事修于几席之上而人自得于千里之外令行吏畏庶政不勞于文移之督責而自舉府中遂落然無事雖古京尹有聲稱于載籍者殆無以過之惟善尤謹難進易退之義自年未七十時已嘗上章求退至七十累章乞歸朝廷以其年

雖老賢而有治才勉留者數四今又力辭不已始拜俞允
之命夫以惟善之少而學壯而仕老而歸克全始終無纖
毫之玷缺進退之大義誠無愧于古君子矣雖然壯而仕
將以有為也老而歸獨無所為乎惟善居鄒魯之邦締姻
孔氏飽聞聖賢之遺風今之歸又將尋沂水之勝窮舞雩
之樂以詩書禮義之教薰酣其鄉閭之良子弟俾修于家
達于邦出處進退皆以惟善為法而能全古君子之大義
則惟善雖老而歸猶有及人之功而其聲實之美著于當
時垂之後世者為何如哉是為序

會試錄序

卷五

三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
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翰等以考
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
臣正臣佖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澐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
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祇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
千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錄臣竊惟為治莫先于
得賢養士必本于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
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
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為
本其得賢致治之效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

不本于復性往往溺于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
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
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為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
論養士之法始皆本于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于當時而
實有待于盛世洪惟天眷皇明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
師儒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為本是
以九十餘年薄海內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于天理
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
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于義理能發明性
之體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
賢致治之效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荷朝廷正學教養
之恩既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于大廷益當以明
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贊助皇明
重熙累洽之治于無窮俾正學得賢之效有光于前有垂
于後顧不偉歟

續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六

宛平 邵松年 伯英

薛文清公文集

記

游龍門記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峰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于此為大由東南麓穴岩構木浮虛駕水為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

續中州文表卷六

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走連結枝葉疏密交蔭皮幹蒼勁偃蹇形狀毅然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峰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甃甃為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峰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闔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烟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大華潼關雍豫諸山彷彿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下磴道石峰東穿石崖橫監施水憑空為樓樓心穴板上置井床轆轤懸繡汲河憑欄檻涼風飄瀟若列禦寇馭

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
視窈然東距山西臨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為
橋踏步以渡谷北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
與河際遂窮祠東有石龕窿然若大屋懸石參差若人形
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虎贓若懸鼎若編磬若璞未鑿
若鑛未鑪其狀莫窮懸泉滴石上鏘然有聲龕下石縱橫
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床若几若屏可席可憑可倚氣陰
陰雖甚暑不知煩燥但淒神寒肌不可久處復自槎橋道
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道院地勢與臨思閣
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石梯下棧道臨流觀
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元年丙午夏五月二十五日同游
者楊景端也

拙業記

自七情熾而混沌鑿人之橫奔競驚者非私智無所為尚
由是巧偽日滋而斯道日隱矣濂溪周元公挺生南服悼
末流之若茲一刮羣巧作拙賦以見意當時豪傑若程若
張相與翕然尊尚之而斯道大明嗚呼盛哉曹均表正世
家河南沔池自少讀書即有求道之志遂即關洛以上溯
濂溪因以拙業名其讀書之室蓋取元公賦意以自勉也
其後均名薦書典郡鐸所至必以是扁其寓室以示不忘

其初之志今年秋均自蒲庠來河津因語余以名巢之意且屬余記余謂類乎順處不撓其初不汨其流使大本完而七情節此衆所謂迂僻遲鈍而拙于事者也抑孰知順事厥天不以小知害之而可以為終身安宅也舜智籠物騁詐軋人機變層出莫測端倪此衆所謂辯敏儇捷而工于詐者也然詐窮智屈自嬰其弊又豈可一朝安其身哉今曹均慕元公之學以拙名巢其可謂能擇所處而知所戒者矣則其進道之心又曷有窮極哉雖然余亦拙者徒也他日倘獲登均之巢尚當聞混沌以廣均之居室疏七情以通均之戶牖舉酒相屬而誦元公之賦已而忘言相對身巢兩忘復不知巧拙為何物也是為記

卷六

三

篤敬齋記

千戶楊公尚德作齋于居之側盛積古今書公退必據几吟誦于中若將有志于古人之為者因扁其額曰篤敬蓋取聖賢修己之要以自勵也間求記于余余謂自七情肆而天理微九竅邪而人欲橫雖老生宿儒專專于講誦者尚溺于語言文字不知主敬以拯其弊况他乎哉楊公幸生天下太平之時色裹甲兵之日乃能景慕賢聖以篤敬名齋其志誠足尚已顧可無一言以告之耶蓋人之為人其理有木火土金水之神其體有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

形其事有五倫百行之備故內焉而敬不篤則心官昧而天理亡外焉而敬不篤則衆欲攻而百體肆內外胥失乎敬則身心尚莫知所措况乎應萬事哉此聖門為教必先乎此也至其所以用力之方內則惺然其心不使有一塵之蔽外則肅乎其容不使有一體之惰以至接乎物則必主于一而無他適之擾如是而守之以堅固持之以悠久則近而屋漏無所愧遠而天地無所忤所謂七情肆而天理微者可以節而著九竅邪而人欲橫者可以返而消內外遠近大小精粗融朗周洽何往而非天理之流行哉今公之作是齋也游于是息于是誠能不銜其名而必取其實復因余言而力守之則其日益之效殆若積土為山而不覺其山之高浚原為流而不覺其流之長其自得之妙又有非言語所及者矣其尚勉之哉若夫齋之軒檻可以觀青天而望白雲齋之几席可以琴清風而樽素月則一舉目而得之矣茲不復云

卷六

四

友竹軒記

山東王惟善先生分教開封之鄢陵即其居之西偏作堂為藏修之所環堂之外種竹數百竿每退自黌序則必往游其間洞闢軒檻挹清風坐綠陰手披書史心惟訓義顧瞻回復整肅身心以增益其所未行而勉其所未至遂名

其軒曰友竹因以俾余記余聞君子之取友取其德也直者有以正吾之曲信者有以實吾之妄多聞者有以廣吾之狹陋是皆友之益也苟其所取之不端則為害可勝道哉昔孔子論直諫多聞便柔佞給之損益正謂此也先生儒其中文其外其平昔之所友固能知所去取矣今復以友竹名軒何耶蓋昔人既兼友古今之善士猶以為未足又取草木之香潔秀異可愛者以寓其好若騷客之蘭陶潛之菊周子之蓮林逋之梅雖所取不同而各為所適之志則一也况竹之為物直而不曲勁而不凋而又鏘鳴風雨聲聞于遠有似乎直諫多聞之德以之為友則耳目所

接心志所適為益其可一二數耶以是知先生之用心殆庶幾于古人而不違乎孔子之教矣雖然先生教有成績行將去此而敷于天朝後之人有至是軒而聞先生之風者能因竹以廣思是亦孔子之徒也

慎獨齋記

余少讀聖賢書竊有志于慎獨之學尚懼久而或怠也遂自稱曰慎獨子庶幾顧名思義永久不忘逮今三十七年矣而尚不克踐所稱余友周君秉忠分教覃懷乃即官舍東偏作小齋以居余間往焉秉忠顧曰吾之作是齋非欲自佚欲自修也自修之要誠莫先于慎獨今將取以名吾

齋庶幾居處出入俯仰顧瞻有所警發而勉所不逮然若與吾相好也更能為我歷言其用力之要則所以警發我者豈不益有助乎余因感然愧曰余固嘗以是自稱矣然持之不力而名實多爽今且自責之不暇尚為秉忠助哉雖然感意不可弗請姑誦所聞蓋一心之理靜而無動而有在動靜有無之間曰幾凡天下之善惡皆原于此故曾子子思懇懇示人必曰慎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蓋即所謂幾而慎者則所以謹乎是也故君子于幾之際必精必察果天理耶即扶導而擴充之果人欲耶即摧抑而遏絕之至于暗室屋漏獨居獨為之間而不敢有

卷六

六

自欺之心焉則內外隱顯無非一致而天德之盛渾渾乎無息矣其或不能謹乎是必曰吾心之微人所不見也吾事之秘人所不知也雖滅理敗常之事可以為之而無害殊不知此心之靈炳若日星所謂微而秘者人雖可欺而心可欺乎况既有是幾于中必有是迹于外積之之久則微者著秘者彰所謂滅理敗常者皆將暴白而不可掩其為修己之累可勝言哉今秉忠以慎獨名齋其自修之心固已密矣又能以余之前所聞者為勉以後所言者為戒則他日所至必無愧于名齋之初心固非若余之少志于是而今尚不克踐所稱者之敢望也

養志堂記

往年余侍先君子宦游鄢陵始獲與柳生克新交間至其居則生之二親在焉生因謂余曰古人盤盂几杖有銘有戒皆所以為耳目修德之助也吾二親幸皆無恙自惟娛侍之禮或怠焉我堂名揭之庶幾觸乎目而警乎心余以為孟子言養親之口體不若養志遂請以養志名之既而余忝科名別去二年今歲冬復至鄢陵生復謂余曰疇昔子所以名堂而勗我者甚厚更能為我記其事以書于壁則勗我者不其尤厚與余惟飲食衣服起居寢處凡竭力以事親者皆所以養其口體也要不若養其心志為大焉

卷六

七

語曰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即孟子所謂養志也然親志未止此也行欲其修言欲其謹文學欲其進益道德欲其成就皆親之望其子者然也生誠能因孟子之言而又深探親之所欲者朝夕悚然以求副厥志則古人可幾而于斯堂之名無愧矣

河內縣清化鎮重修孔子廟記

爰自古初鴻朴茫昧人物蚩蚩羣遂離處莫克相保乃有聖人代起稍為建制作法鋤雍強梗扶植善柔區釐羣類使各安其所然後生養遂彝典明此三五帝王有大造于天地生人所以享後世之報于無窮若吾夫子生當周季

風漓俗訛諸侯恣橫禮法大壞變而易之視古為難及不得位乃上本羣聖下開百王刪訂贊述修復典禮以康靖我民彝于悠久其大德大功高出千古蓋羣聖人得位行道澤被一時夫子又推其道以及萬世是以享天下後世之報為尤盛也我皇明平定四方甲兵既偃文治誕興凡為國子民教人之道非孔子不行其報祀也太學有廟闕里有廟天下郡邑學有廟俾所司各以時飭正祀事其所以致隆于夫子大功大德永永無極之意可謂盛矣然自公祀之外鄉里士民有能仰慕其道協力修復廟貌以寓報祀瞻企之萬一者是亦國家教化所及人心秉彝好德

卷六

八

之發也河內縣直北三十里曰清化鎮鎮之市北故有夫子廟不知創建始自何時獨歷代廢復之由有石刻可見近年屋老瓦落階廉頽仆樹木摧伐牆垣斷圯牧豎牛羊踐牧不禁神不即享人失瞻依鄉士孫惟中洎某等相與勸財僦工因遺址而修築之始于某年某月成于某年某月由是覆瓦完固棟楹宏整階有等次樹就封列宮牆周聳庭宇邃肅廊廡講室以次俱興予以報祀瞻企大慰有衆既而來求余辭將鑿之石或曰夫子之道崇于祀典者不可尚已清化叢爾一鎮復何為耶余曰不然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皆所以廣教化也誠使一鄉一鎮皆有

夫子廟庭俾報祀講學者有所瞻企其于教化豈不為尤
廣歟向所謂鄉里士民有能修復夫子廟貌以寓報祀者
是亦國家教化所及人心秉彝好德之發也若清化士民
所為即其事願可謂一鎮而小之哉遂書其事使刻之

具慶堂記

余嘗為鄔陵柳生克新記養志堂後三年生復以書來言
曰向所謂養志堂者記猶在壁不敢忘子之嘉誨前年忝
科名歸復得亢爽之地作一室為二親娛老之所既成客
有過之者以吾二親之俱安好也遂以具慶扁其額子誠
不鄙願仍遺之言將朝夕視之為警余時居大憂志意荒

卷六

九

耗不能即為之言後數月生復以書來如前所謂而益堅
余乃啣恤而為之言曰生何其幸哉何其幸哉人莫幸于
逮事其親尤莫幸于遂所以事之之願也世之人或怙恃
早逝或存沒不齊欲養無及或窘于家事欲養莫遂是皆
孝子之至戚也有得逮事其親不為家事所窘而遂所以
事之之心豈非幸哉若柳生者其殆近是乎柳生自少即
能奮力于學遂一舉而與于鄉闈之選于時二親方無恙
生乃退修于家率其子弟力耕畎畝以具滫瀡節寒溫朝
夕躋于斯堂以娛養之或者以具慶名焉是誠足為慶幸
之全備者矣雖然人子事親之心曷有窮極生于定省之

隙益當因其故學而推廣之期至于道修德立則聲名不求而自彰爵祿不求而自至更以所得之大者以奉其親則其慶幸豈不為尤大而斯堂之名亦可以永存于後矣生其勉之生其勉之余實終天抱戚人也因生之請重有感焉遂書以遺之

具慶堂記

具慶堂者海昌沈仲安昆弟之所作以奉親也仲安昆弟七人皆有成人之道而二親尚皆安好無恙于是相率恪恭勤孝以供子職猶以二親之高年居室湫隘不足以安體而頤神也遂更相與別構堂以居之堂之制棟宇簡易

卷六

十

而宏廣深靜廉隅莊峭而完堅雅潔軒檻洞闢而夏不知溽暑之蒸爍隤室邃曲而冬不覺嚴寒之淒冽每晨昏定省七子儼侍戶外遇良辰佳節則率諸婦孫羅拜階下已則更起為壽愉愉怡怡油油秩秩孝友之風充乎庭戶之內不知人間何樂可以易此也仲安昆弟以是樂之難遇也遂名其堂曰具慶蓋取孟子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之意以自慶也既而仲安以邑庠弟子員學明行修登鄉薦中春官乙榜遂典教鄭之榮澤雖去家數千里而所為具慶者未嘗不發于寤寐仲安雅與余好間以其堂之圖與詩文示余且求為之記余遂為書其作堂與所以名之

絳州重修學廟記

事有似緩而實急似迂而實切者學校是已絳之學在州治東北林木蔚鬱泉流映帶蓋絳之為州得冀域之勝而絳之學又得絳州之勝自我皇明有天下即詔內外興學遠今垂六十餘年絳學雖舊規具在而厯載既久不能無敝缺不飭之處自常情視之鮮不以為迂且緩而若不切于事者殊不知絳之人才盛衰風俗美惡胥由于此則郡之事最急而甚切者宜莫先于學焉學有敝壞不葺任其責者顧可坐視以就湮鬱而不理乎永樂十九年夏金華

卷六

上

俞君道英來正是學始至視講堂穿漏湫隘不可以居遂諮郡守尚公志進諸生于庭合謀出俸資因前構而興築之堂成視舊制深廣倍焉既又將易大成殿瓦桷之破朽者兩廡俱廢欲重作之時適有監察御史鎮江裴公憲副鳳陽郭公實巡歷是州而嚴其期而郡守撫甯姚公遂任其事兩廡既完乃墁治其壁姚公洎僚屬各以資命工繪從祀諸賢像于左右獨中外二門尚未完修而適得今太守楊公貳守賈公視政之初即徵工鳩材併力合作兩門以此俱復由是學之廟廡門堂完舊益新宏邃偉麗有加于昔既而俞君遂以預是役者厯以告余求為之辭將鑱

諸石以陷置堂壁余竊惟昔晉侯作頽宮而春秋不書者所以大其事而不以為勞也今絳學之修俞公既咨之尚公而揭之于始一時之名憲臣能守倅又皆繼成于後諸生復始終盡心盡力無懈于其間皆可謂知所重且急而得古人興復之遺意矣自茲以往絳之人才日以盛俗化日以美而于國家之教得以紹敷永久而不墜者未必不自于茲學也是不可不書其事以告後之人俾知所重云

思親堂記

人之心不能無所思而思則又有邪正之分焉此君子所以必慎其幾而詩所謂思無邪者此也山東孫君思齊氏

以鄉貢士游太學簡拔中學官選遙來掌永和之教念其二親高年懸隔山河不得朝夕省侍也每退居宴室則必深致其思而不能已焉遂名其室曰思親堂因求為記余以謂人心既不能無思思所不當思人欲也思所當思天理也今孫君既能恪盡所職以致忠盡而又能思其二親不置其可謂思得其正而有合于天理之公矣余想孫君之居斯堂也觀春日之暄妍則思其親之坐春風而愛永日也值夏景之炎熾則思其親之涼竹簟而納薰風也秋高木落則思其親之逍遙自得而樂新涼之來歲華既暮則思其親之擁爐曝日而卻凝寒之逼朝而思其親之興

夕而思其親之息四時朝暮之景雖不同而孫君之思無不觸景而興懷也其可謂善于思者雖然思之之久誠無不通孫君又將千里迎養吾見其二親怡然而來遂躋斯堂以思親之所為奉親之所平日之思渙然消釋而遂承顏悅志之樂則孫君之心庶乎盡矣于是乎書

河津縣重修廟學記

河津縣學在縣治東北其規模制度創于前代興于國初然厯載久自廟廡神門以及堂齋庖廚率皆漸至敝壞恭惟列聖相承篤意學校屢詔有司以時省修毋俾廢弛然類多樂因循而務省約或有穿漏苟且易一椽完一瓦以

卷六

十三

度目前而已廣信章君穎來教是庠視廟學日就敝壞大懼無以妥安神靈作興士類乃與司訓大名趙君鳳進諸生于庭而告之曰惟是朝夕游處于斯誦習先聖賢之德音以修其身以及于人是皆聖朝崇重儒教之至意也今廟廡堂齋神門庖廚悉皆如是而乃坐視不理其將何以順揚休顯以永茲教事于無窮吾輩固欲與爾等謀之于衆大加修復其各勉之于是諸生奔走經營諮之有司而有司允其議謀之者庶而耆庶協其情捐俸出資惟恐後時聚材而山木委積陶埴而瓦甍完堅工人獻巧役夫展力由小而大由外而內先作學之兩門次新神門次徙膳

廚次作兩齋因而大之前為步廊後為退室次新講堂獨大成殿兩廡居衆功之後者蓋殿規宏高而廡宇悠長視諸功用力為最大而難是以作之尤慎而重也始于某年某月完于某年某月工既訖功韋君將圖堅石刻其修復月日并諸助資相力者示于後遂推余以為之辭余惟事有當為而為之者為是沮之者為非况學校王政之大端又事之當為而不可緩焉者也而韋趙二君子乃能協謀合志以完修為己任而一時之賢大夫良吏民又能樂于資助而無所齟齬其諸生復能思厥報稱而始終盡心竭力無所懈怠皆可謂知所當為而克稱聖朝崇儒勸學之

美意矣是不可不書其事以告來者

積槐堂記

洛城之東有槐鬱然于庭者進士子儀房君之居也子儀為洛之故家其先世皆有隱德蓄而未發至于儀之先君子將營宮室而一木忽圻甲于庭視之則槐也識者曰凡木之生必曠原深谷山巔水涯人迹所罕到者而後始得以遂其性否則必完根厚植易土深種而始克有以獲其生今房氏所居當市郭闐闐之間而朝夕之所游履既匪幽閑之地又非人力之勤氣化所難施雨露所難息而槐乃自生此必房氏德善所致為異日子孫興盛之兆不誣

矣于是其先君子因為闡檻以護其周增水土以養其本
自毫末而拱把而尋丈久則喬柯上聳密葉四布逮今將
三十年而子儀自校庠一舉而為宣德紀元之鄉魁明年
遂登第為名進士及奉恩旨還家則見槐陰滿庭于是排
徊瞻顧因思其累世積德之深先人封培之勤而已得蒙
其庇蔭乃有今日之光榮遂扁其堂曰禎槐所以志不忘
厥初也又明年春余赴京師道經于洛因獲登子儀之堂
子儀指庭槐而語以故且求為記余以謂凡德善之積無
有不報但時之希闊踈遠有似乎落落而難信者及夫天
定勝人則若合符契于左右手蓋無絲毫之爽焉昔王祐

卷六

十五

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至其
子旦大拜此蓋人以事而必之天也子儀之先君子未嘗
手植是槐而有所期必而槐乃自生此蓋天以禎吉之兆
示諸人也究槐之生逮今將三十年而始克有合如識者
之言則所謂德善之報又豈終于希闊踈遠而落落難信
乎然則世之為善者可以無怠矣子儀年力方富而尤篤
于進修積德行義方自此始吾意其先世為善之報尚未
已也請姑書此于壁以俟

邵陽縣重修廟學記

余嘗行天下登山涉大川覽天地之高迴極萬物之變

化然後有以驗是道之大無不包而細無不入初不以遠近而有間也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其流行充塞于宇宙間亦豈有遠近之間哉昔吾夫子欲居九夷門人惑之殊不知九夷雖遠固不能外是道以有生聖人所在即道之所在又豈有不化之人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不問海內外華邦蠻區愚夫小子皆能道吾夫子之號而起尊信之心由是愈見其道之大而居夷之言非偶設也寶慶邵陽縣舊為邵州在楚越之交去中國數千里古荒服之地歷世既久風氣漸開俗亦寢變至周元公以道學之倡為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遺邵州事視舊學湫隘遂遷于

資水之濱其釋奠祝文曰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今觀其處地勢爽塏林木蒼鬱襟帶岡阜暎帶激湍誠講學之佳所也當時學者既相與翕然從其教而流風遺澤更久不泯逮我皇明大崇儒教廣建內外學博取天下之俊秀以教育之于時縣令薛中克遵明命因元公所遷故址而增築廟學以新教化逮今六十餘年而殿廡堂齋神門漸至凋敝何永芳以進士來知縣事始至謁夫子廟庭視學舍如是大懼禮典弗飭教法隳弛遂委羣材合甃工以時興修之百廢以次俱完視兩齋卑陋復廣而大之又肖完夫子及配饗從祀諸賢像工既

訖功乃進諸生于庭而告以務學修己治人之要由是士
風一新詩書禮樂之教延及齊民余至其邑人既交稱其
政良而學官復請記其興學之事以告來者余謂水芳不
以邵陽僻遠而能欽服國家崇學之美意景仰先哲之道
風作新斯學以興起士類可謂知所務者矣因是以驗聖
人天地之道充塞流行于宇宙間者蓋莫知其所極也遂
書此使刻之

退思亭記

辰之為府當沅酉之水會始之作城者因山水之高下迂
直而立板建堞城中之官署民居亦皆壑削土石夷為等

卷六

七

級而立棟作屋焉分司得地勢高下三之二卻顧則連山
茂林環其北前視則江南諸峯列峙層出嵐靄林輝遠侵
几席左右俯視則市衢屋瓦之鱗比嵐影水光之澹濫皆
可坐得其妙蓋辰據一方山水之勝而分司又得是府瞻
望之美焉公堂之後舊擴為退思之亭亭之左右疏為軒
檻外則奇花異木列秀交蔭入其中虛明洞達爽氣逼人
或扁曰退思蓋取孔子之言以為我憲職勉也余因廣其
意而言曰凡我風紀君子其或衣繡持斧來蒞是邦亦既
以臨見吏民聽政公堂矣及退而處于斯也當何而致其
思耶蓋必理有未明思以明之心有未正思以正之賄源

思所以防遏積蠹思所以刮磨聽獄思所以明慎用刑思所以平恤善人在下思以陟之貪暴鴟張思以擊之忠誠思所以效竭惠澤思所以宣布是皆思之所當急而不可緩焉者也其或子女聲色思以樂之金貝珠玉思以攫之訴訟思所以顛倒是非法條思所以巧比條貫君子異己思以術而擯斥邪人附託思以計而援舉虛譽思所以暴揚隱慝思所以蓋覆是皆思之不可一日留于心者也思所當思則德修職舉澤及生人而榮光將被于無窮焉思所不當思則壞法斲紀而蒙垢玷身者亦將有所不免矣然則思之邪正不同而得失之機兆焉風紀君子可不慎

卷六

七

所擇哉復有厚貌深衷思為拱默保持之計不能為有無者亦君子所不取也余以菲才承乏風紀恆懼邪思之清雜而失其中及觀是亭之扁而重有契于心遂推其意而書以自警且以告同志君子之至于斯者不惟以江山臨眺之美自適又當斯亭之扁而留意焉

重修許魯齋先生祠堂記

新鄭縣西山大隗山之左里曰陽緩元魯齋先生許文正公所生之地也先生世家河內金季其先人避兵是邑實生先生于里中金大安己巳歲也縣學有祠以祀先生其事具于碑今碑存而祠廢士大夫之往來與秀民之向學

者或嗟嘆以為缺典江西鄧麟訓導邑庠乃即夫子宮牆東隙地營屋三間作先生像于中以時致祀既而求記于河南僉憲劉公咸公以推余余猶記往年過是邑鄧方謀作祠又二年再至祠成久矣鄧之志可嘉哉於乎先生之道之德之學所以紹程朱之正傳淑萬世之心者固不待新學小生之贊贊而獨念是邑乃先生誕生之地願祠宇久廢人心缺然無以寓敬鄧能因心興事作新斯宇使凡進謁庭下者如親炙先生若充然有得而退其有補于天理民彝不淺矣遂書其事以告後之人俾無替于承祀云

卷六

九

永思堂記

余未二十而失怙未四十而失恃終天之思未嘗一日忘于懷是非強然也蓋出于天性之不能已也宣德庚戌春再會永嘉陳君廷斌于沅州語及思親之故若出一軌又非強合也蓋出于人心之所同然也既而陳君謂余曰吾家故有堂二親平昔所居也親沒而名之曰永思今宦游四方回顧斯堂雖邈隔江山而思之之切實發寤寐于幸旬我一言異日倘得便歸將書之壁以勗所思于無窮余曰君之思既得我心之同然者矣尚奚待言哉雖然人子于其親之心志嗜好聲容動作真若常在耳目而思之不

忘者固如向之所云矣至若子之一身皆親之遺體又能
愈加敬慎毫髮不損百行不虧以思無忝所生而有以肖
親之德侈親之名則永思之道益無不備焉陳君登臺為
才御史光賁泉壤會有期日所謂肖親揚名以全所思者
將不存于此乎請以是為便歸之記并以自勗終天之思
云

拱北軒記

蒲州憲署東偏之室有軒北向余名之曰拱北其北有崇
岡卻倚城堞觀閣周絡其巔林木葱青嵐靄參錯與夫空
衢游雲飛鳥之往來爽氣清風之披拂朝夕晦明之變化

卷六

二十

開軒舉在目前可坐而挹也而皆不為是蓋此去京師六
七千里余來者僅三年仰慕闕廷固已恆在心目間居于
是而瞻望悠然此余之所以名軒者然也且是州古為荒
服自列而為郡漸被休明之化者久矣人亦孰不相與引
領而環顧于內地哉是則人心之拱北者天下皆然又不
特余心為然也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余
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方闢是軒而瞻北辰于天上宣
德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記

南軒記

宣德五年冬余至辰之澉浦取縣志觀之名士足迹既所

不到古今題詠又所絕無蓋湖北之窮邊下邑也余特愛其四山攢拱衆溪經復風氣滄朴民物簡少頗有古俗因留旬餘其憲署後堂東屋余嫌其蔽昧不彰遂闢去南壁易之以軒積久之蔽障豁然頓開晝則日光輝耀夜則月華穿漏焚香讀書其下心神內外融融洞達忽若不知吾身之為小天地之為大也因念是屋也向也蔽今也通向也暗今也明是在人焉耳况心為神明之舍為此蔽昧者氣質人欲也去其蔽而開其暗其不在我者乎因治屋而得治心之要且不敢獨私其明也遂書其事于軒端併以啟後之人

卷六

五

車牕記

河東薛德温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于京師僅容几榻牀席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牕小子瀆乃取廢鹿車上輟却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樞類若窗者穴壁而安置之余歸自外來因嘆曰以御史之顯曾不能辦一窗致以此物為之使富者見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于生事乃至乎此既而取古書讀其下則旭日漏彩清風度涼心神通融四體超爽忽不知天之迴地之廣而屋之漏也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忘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貪民侈士巍堂

綺戶可謂廣且麗矣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勞神憊精思益以擴充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辨之于是作車牕記

慎齋記

君子苟得一言皆可以為終身自修之要太原郭彥璧初中南宮乙榜之同州分教時便道省其先大夫太守公于聞封太守公勉之曰汝以少年得官加有師道之重其慎之彥璧既拜受其教所至即以慎齋揭其退修之室今年彥璧與余會于京師因語其故且求為之記余嘗觀慎之一義而諸經傳取用不同有謂慎厥身者有謂慎厥行者

卷六

三

是皆即可見之事而用力焉惟曾子子思慎獨之訓則欲人謹夫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即周子所謂幾善惡而慎之用力莫切于此焉彥璧得家庭一言之訓以名其齋固將以為終身自修之要也又能歷取聖賢之訓擇其尤切者以致其謹使此心之幾一發于純全之天理而不流于夾雜之人欲則推之言行事物皆得其慎功效之大殆未可量他日立身揚名光大其先大夫之訓于無窮者未必不自于此云

藏修堂記

尺護之伸非屈不可君子致用非精義入神不可故人之

之學非致力於靜一之中亦何以為發用之本乎齊安袁廷璧氏自少有志于學因構室為肄習之地而扁曰藏修及官既達而猶不忘其故間以求予為之記予嘗觀君子之學發見于顯明之際者皆由潛修于幽閒之中室者人之私居而幽閒之地也廷璧方其從事于學也游于斯息于斯其所修為何如耶吾意其有圖書箴戒以修于目有琴瑟詠歌以修于耳存養以修其心之靜省察以修其心之動至于修于今而于當世之務無不講修于古而于事物之變無不考凡藏而所修者無一不致其極必知尺蠖之極其屈精究義理以入于神然後為藏修之至也廷璧用力于前者既已然矣及其發而為可見之行措而為當為之事業以至忠乎君而愛乎民者皆求伸致用之事而出于藏修之際廷璧其可謂篤于自修而善于所推者矣是其善不可不書也于是乎言

慕萱堂記

萱忘憂草也樹之北堂見詠于詩蓋所以慰母氏之心也以故後世有慕其母者必因以名堂焉齊安崔廷璧早失其恃而獨見鞠于父既而名薦書入太學駸駸乎有仕進之榮因念其母氏之沒養有弗克全于是以慕萱名其所居之堂而寓悲思之心焉夫人之誠孝固根于天性而不

假于外物然外物觸其目而動其中則于天性之發為尤真故昔人有不食羊棗以思其親之嗜有瞻望白雲而思其親之居是皆觸物而興悲者况萱之所植每近于母氏之居母存則萱固為忘憂之物母沒則萱適足為增悲之具此廷璧以萱名堂者實所以發其天性之真而不可以外物少之也今廷璧已階顯仕矣追想母氏平昔之居懸隔于數千里之外雖萱草之芬芳如昨而母氏之容音邈然則廷璧端居是堂而感之深思之切蓋有須臾之不能忘者矣雖然養志君子之所重也廷璧誠能以顯揚母氏之心為心必潔其身必修其職他日受朝廷之寵錫偉然為時之名臣而斯堂之名因得以傳之永久則廷璧之母雖亡而有不亡者存廷璧其勉之

趙城縣徙作縣治記

趙城為平陽大邑舊治在城西南汾水上厯載既久其城為水所圯漸不可居宣德紀元蠡縣楊君瓚以進士來知縣事顧瞻縣治若斯以謂弗即圖厥改作而廳堂解宇之屬更不數歲將悉圯為洪淵矣遂具其事請于朝報可既下楊君乃相方于城之東北其地負陰面陽高亢爽朗南北九十舉武東西八十舉武厥既得地則徙舊益新陶埴而瓦甃聚鳩材而山木集徵工召徒計日興役作正廳作

後堂作儀門作鼓樓作六房以至解宇庫藏犴獄之類靡不具作始工于宣德八年九月十九日訖工于宣德九年三月初四日既成屋以間計者得百有五十垣墉整肅棟宇宏邃不侈于前不儉于後高下大小悉中于度由是徙而居之人得所止物有所棲既而楊君將刻其事于石而求辭于余余聞楊君子邑政之鉅細能盡心其間而凡廟學壇宇育材事神之所既莫不完備及興是役又能程功計日節財謹用事不愆素民不告勞是皆可書也遂書其事使刻之俾知改作之所始

具慶堂記

卷六

五

具慶堂者行在浙江道監察御史李公載所作也公載由科目致身風紀內綜憲維外案藩郡敷歷之蹟在人耳目既而二親皆以子貴顯受褒封命服在躬光動閭里公載慶二親之高年而又得際盛世推恩之奇遇遂作斯堂以奉之每退自憲署即左右就養以盡愛日之誠間以屬余記余與公載為同年進士知公載之為人敏而達又獲拜其尊府仲儼先生于家知先生之為人儒而通以父之賢而有子似之是宜德善之積繼繼一門其所以饗具慶之福荷寵錫之光者夫豈偶然哉且余聞古語有曰德善日積雖盛而非滿公載以強仕之年駸駸乎榮進之途其益

增修所為無怠吾見其二親年愈高慶愈隆而斯堂之名愈顯矣

重慶堂記

孟子論三樂而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之首朱子釋之以謂此人所深願今既得之其樂可知然既有此樂且有
大父母高年而重慶者其樂又何如哉涇陽教諭楊生潤嘗從余學及登鄉舉中乙榜任今職到官乃闢一室扁曰重慶堂遂來迎其大父以就養且揚生大父母俱年近八十其父母皆年未耄老而康強有弟五人俱雁行少壯所謂既有一樂而又有重慶之樂者楊生也誠為世之所難

卷六

三六

得矣今其大父既就其來迎行將至涇陽所謂重慶者居之楊生娛侍左右奉觴獻壽而其僚友諸生亦將持酒來以為慶其樂蓋有不可勝言者矣然揚生他日又將迎其祖母父母諸弟侍行同會于斯堂之上則其樂又何如哉然孟子又言仰不愧俯不作為二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為三樂楊生所教雖止一邑之士其間亦不可謂無英才也斯二者又當加勉焉故兢兢業業以從事于修省之功于善則實好之于不善則實去之俾自一心隱微之處以達于百行顯明之地皆求存乎天理之公而不汨于人欲之私則仰不愧俯不作之二樂可幾矣又能思師道

